

南郭文集四編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146
8



文庫11
A 1146
8



南郭先生文集四編卷之六



平安

服元喬子遷著

男 雄仲英輯

記

蜘蛛端研記

烏石山人多戸而入曰吾得端研矣懌懌然喜溢於色余哂曰故態乎何遽哉既而啓匣其質潤其色紫眼暈星列其數九凸乎唯在池外寔為高眼譜錄所稱盡具焉蓋真物也長六寸有餘廣居參分長之二

南郭先生文集

卷之六

蜘蛛端研記



厚乃稱之受摩地為蜘蛛腹數足半抱出乎墨池前
兩側刻蛛網因眼點點為浮露象製亦巧矣余乃始
愕然絕歎不遑刮目數日山人復來謂曰吾甚愛之
吾甚愛之顧世希心好則吾誰歸哉即藏之名山徒
閱世寶而已是卞和氏之反投璞於荆山也則非吾
竒此物之志今乃思而得之不如持之獻

東廠大王不亦善乎固復無再獻不見知之患必矣
蓋山人常好奇物方得遽喜故態爾故苟欲締好山
人者爭得珍噐攜至為贈然山人放曠性亦不甚惜

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忽乎散忙乎忘若未始經其懷
然亦故態爾雖然是且為未得希世物爾今此研也
且拂莫拭顧復不舍躍然乃欲奉以納諸王府竒
愛哉斯於山人乃見其殊賞甚重之至異於常也山
人善書稱於世又癖於石研則愈甚今世米顛也而
其愛重之至亦乃不蓄留於己獨異於海岳終亦歸
其性之故乎是山人也研之所傳君山野子昂者與
田社谷起數者谷轉與山人乃此得山人而益顯遂
致青雲物亦有遇哉

浦上君矢鏃記

享保十六年二月六日

大駕田獵于中里御園乃命侍臣一輩六七人令
即試騎射浦上直方與焉共立馬執弓而列既而見
野猪之大突自前林來怒奮甚猛浦上直方彎弓而
待距馬前六七步引滿乃發中所擬入殆飲羽猪乃
過穿後藪而逃到平塚祠前踏虞卒聚獲格殺之田
罷獻夫大猪於

御前命有司審視其傷言披毛有微疵一而已既

非銃丸所傷令解而視之肉中得矢鏃卷紙中識浦
上帶箭豪五寸許蓋初所負矢怒觸叢棘摧折已失
矣乃召直方問之得具以聞命令量其大從鼻頭
至尾際徑七尺有餘云於是賞命曰若斯大獸
非一矢之所能弱必是中其要結絕乎心繫因以
速斃矣爾既見射術有功乃寶此矢鏃永傳女家可
也後在後園園吏解其猪牙上之乃復召直方手自
賜之且曰與前鏃同傳之且當記此事藏焉直方少
自

德廟潛邸時給事左右侍習射藝有年既盡其技每
試騎射無不中屢賜褒賞

德廟嘗依古式製射鞬以備乘輿蓋將射之具云後
乃手自以賜直方令藏其家亦令傳射術之功于
其後世也浦上君字彌明直方其名也

德廟賓天之後令喬作文記以上事如此

物夫子著述書目記

國家興百有四十年治平所化詩書之道洽乎海內
其間通儒豪傑之士蠡出並作各有所著學術中興

之盛稱踰前古然創闢蕪塞者芟鋤力微鹵莽所遺
蕪穢未治及乎累朝文明益融物夫子者出乃以
命世之器馳宏覽之才著作撰述兼綜具有即自經
術文章群儒所誨以至雜家小數凡所傳若干卷恢
然如天地之苞萬物也且卓識所開學問之業宇宙
為之一新於是海內仰止風靡影慕苟挾書筴者一
望其旌題相與歛衿莫不祇敬之曰是真先君子之
書也因此貴尚之餘乃又有姦巧以射利者拾其唾
餘綴以為全物甚乃至有造無根之言假托夫子名

者欺者作之昧者行之涇渭混合清濁難辨喬嘗與
 讓社之盟久矣且臨夫子易簣時親受著述傳貽之
 屬乃與二三子患其贅亂如此相與以其平日所與
 聞重討論之定錄其書目以防姦偽有已刊者有刊
 後自廢者有秘而不傳者有略構起端而未定者有
 一時戲作者各分辨記之如左

辨道一卷

辨名一卷

論語徵十卷

大學解一卷

中庸解一卷

文集三十一卷

度量考二卷

絕句解三卷

答問書三卷

孫子國字解十三卷

右十部既刊行者

絕句解拾遺一卷

百家集四編

卷之六

五

右夫子撰絕句解時於稿中刪去者夫子沒後門人惜其遺落而拾收刊行焉

譯文筌蹄六卷

右夫子初年授門人而令筆受者雖既刊行焉晚歲頗有毀廢之志故棄而不用後編未刊者亦舉以火之不藏于家今世姦猾之徒私刊後編或更題目行之者往往有之皆所不用者

護園隨筆五卷

右夫子中歲之作至于晚歲亦毀廢不用

文罨一卷

右初年所作前已焚毀

吳子國字解五卷

讀荀子四卷

讀韓非子三卷

讀呂氏四卷

古文矩一卷

明二直隸十三省考定圖一帖

右六部中歲作未成者或起端而不竟者必當族

刪定然後視人者也

唐後詩十集七卷

右半已刊行餘乃本未成

四家雋六卷

右評未全備

明律國字解三十七卷

右晚年作唯為律語多難讀而作解以藏于家而已既而夫子曰法律之政非先王以德禮之本今天下依封建之制則同乎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

者也若依此為律易解人輒用之則害於其政當秘而不視爾乃與盟者八人特得睹耳餘雖同社不許輒視

樂制篇一卷

樂律考一卷

鈐錄二十卷附三卷

右三部亦頗秘不許刊行者

琉球聘使記一卷

幽蘭譜抄一卷

南郭集四編

卷之六

六

琴學大意抄一卷

文變一卷

韻槩一卷

滿文考一卷

葬禮略一卷

詩題苑三卷

南留別志五卷

廣象碁譜一卷

右十部一時戲作亦小而辨物爾不必當弘行者

以上凡三十六部百九十一卷

不見以上目中者皆非真也惟後進君子有取裁焉世固多姦偽或有盜藏而私寫者至深秘焉益為韞匱而藏諸以待高價然魚魯失真一同棄物有學識者自知其不可用

鑑湖臺記

樂山公子館于其公邸東邊而居焉邸基占爽塏高地東因厓隙盡而陂陀乎下矣則牆東也外隣下谷故其居不築自為臺趾而東面所眺山水奇觀悉入

館中爲勝槩焉。下谷地有篠簒池，周迴數里，汪然一巨浸也。踰池望東，叡山，東都建，卽所開創官寺也。蓋西京平安之鎮，有比叡山，卽象，因以名焉。云比叡下臨江之湖水，故篠池亦比湖，相映帶。爾山則陵寢，所佳氣，攸鍾，仰稱福地，崇觀飛閣，雲蔚霞縹，宮堯乎鬱蔥之中。山勢迤靡，積翠所繞，池濱其足，涵影滄波。中設妙音島，橋而通，庶凡其山麓水涯，第宅間闕，撲地其間，寔爲陵邑。蓋東都既庶，富有所繁，卜原卽鞠，日充月斥，勢乃爾，不待三遷七遷，以奉此地。冠蓋相

望，貨隧旁通，都人士女，遊冶成群，陟山降水，俯窺所及，煥然蟻行不絕，亦一奇觀也。館本仍主第之舊，初其東厓，林木蔚鬱，嚴備隔塞，及公子之館于此，乃命開林斬新，忽復豁焉，如明鏡出匣，所云勝槩者，死在湖中央，據臺收之，若一幅畫，就用成園。爾公子好學，旣優風情，故意匠所圖，超然踰俗，一命斧斤，乃得此奇矣。今夫東都貴介，夸麗競起，名園孰不爭，謂築鳳嶺，鑿龍池者，然天造地設，如是者固難得焉。若乃花日月夜，朝陽夕陰，風雲霜雪之詭變，紫翠紅白之殊

色與夫觸景成趣觀物命意臨檻賦詩開筵把酒坐
不移起不步興寄清幽交至互生亦皆山水所相助
而致也公子雅思其有窮哉公子與喬謀所以命其
居者遂名曰鑑湖臺因并紀所覽爲之記乃與樂其
賞心云爾

辯

寐隱辯

予性嬾好臥臥斯靜靜斯寐寐斯忘非好其臥好其
靜以至忘而已矣自壯歲時或寒溫不時食飲失節

每得微疾必入闇室閉戶塞牖設褥施幃寐通日夜
以連二日三日厭而後起其間不服藥餌病亦自瘳
以是爲常比歲齒已踰七十精神日衰支體日痿每
事困憊不復能氣率體於是舊癖愈甚夜率以人定
就寢焉寐乃徹旦不問食時與隅中朝夕食間亦時
倦事乃臥故晝日六時復舍其半供寐固命室人自
寤爲期不欲警覺其間止論家事大小一勿令聞即
有外幹謝不令通或有客來請見者室人計寤則遽
辭以病或以不在焉使至則留竢覺於是室人交適

我曰家私不聞可以已矣人世常倫交際亦大矣今乃四方君子聞君之高義爲之踵請者豈徒哉而爲君貪惜寐吝數刻故謝遣廢之亢簡之毀止有所闕乎且人壽百歲夜眠之所弭幾居其半今君乃復三分之廢一於古人孳孳之義唯日不足謂之何予乃哂曰嘻可憐哉汝輩與吾居有年而猶且被累流俗其固一至此邪居予語汝夫人生在世奚爲哉奚不爲哉得喪禍福死生存亡窮達貧富毀譽成敗怨恩取與饑渴寒暑是事之變紛乎多哉日夜相代乎前

互爲其根不知其始不知其終果有真者哉人將混芒乎其中形與之日徂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交臂失之起索之故吾而不得焉猶且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姚佚啓態矜巧能飾名譽竊竊焉爲知爲得焉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心形俱疲不識爲名邪爲利邪其爲形也亦妄矣果奚爲哉奚不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既觀其爲妄煩之爲勞不可強己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然人將有逃在山林谿谷江海之中者非不遙然羨焉而

吾生長都會之間，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肌麤骨強，耕稼自食，未能也。食芣栗，厭蔥韭，自以味之極，未能也。人將有尋五嶽遊名山，不返者，非不跋然望焉，而吾常糊口都會人聚之間，今乃遠遊，無計裹糧，且質弱體重，飄然輕舉，縱意所之，未能也。人將有逃碁局諸戲，若逃禪誦者，而吾之拙劣，皆所未習，未能也。人將有逃醉鄉，枕藉糟麴者，吾雖好酒，腸胃不健，不能痛飲，酩酊沈冥，無所知覺，以至乘亦弗知，墜亦弗知，而其神得全，未能也。是數者，既於吾無所得焉矣。吾之

所以寐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無益，而弗知其所得焉。汝欲聞寐之說邪？今夫寐者，其孰也？無思無慮，如有思有慮，則不得焉。是一隱也。當其酣寐也，疾雷破山，風振海，耳無聞也。大旱焦而不熱也。河漢注而不寒也。青蠅營營，不能僕緣；聚蚊成雷，不能侵肌也。是亦一隱也。夢為鳥乎？厲天高翔，神經乎大山而無介也。夢為魚乎？潛著自若，入乎淵泉而不濡也。天地之大乎？萬物之多乎？亦弗知也。是亦一隱也。若乃客來請者，匪我求客，客求我，而其所求何歟？吾無財不

能使人富吾無勢不能使人貴焉予少好讀書僻事
奇字為其有問歟然既已老矣副墨洛誦昔日所聞
今已還之參寥附之疑始則所見問百不記一不能
為空空者竭焉對雖終日有覩面目而已縱直寄焉
無益彼此至若夫二三交遊生平知我孰我者然乎
哉然則為不知己者詬厲也不如悠悠之徒寧以我
為不賢絕而不通不幾足以為逃乎是亦一隱也故
云臥斯靜靜斯寐寐斯忘寐之為隱不亦大乎吾家
無素業勤可以承焉賤人分定少不勤行長不競時

是故進則不能取富貴以覆宗族也退則不能勵名
節見推鄉閭如醉如夢忽忽以及今耄矣然幸遇至
平之世衣食都會之間咨窳偷生為游惰之民而時
豐人淳衣食家足矣多若水火求無不與者故以及
汝輩不知饑寒優游卒歲於事已足矣又奚役役苦
心勞形為哉靜然可以補病皆戚可以休老無寐若
焉已客有為莊周之言者即予說難之曰子今以人
生為妄則似矣然古之真人其覺自忘今子乃以覺
所見為妄以寐所得為忘不知亦夢之中又占其夢

焉也。且有_レ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則子今以是爲_レ患。是其夢未始覺者邪。乃抗_レ爽言以自適焉。顧未至邪。予曰。然有是言也。雖然。予則謂人生在_レ妄中。譬猶魚在_レ水中。一息有存。則不可離_レ必矣。且萬世之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其有焉。而不能旦暮遇之。則吾儕鄙人之常累。爲覺爲夢。未能大忘。亦恒物之大情也。故予且以生爲_レ妄。假寐託_レ其忘而已。且若子之說。予與汝皆夢也。吾妄言之。子妄聽之。可也。子奚難之深也。

說

秋子順字說

肥後秋文學子孫。攜令子東。余始得見之。甫弱冠。名曰遜。且請余字之。顧余非其人。欲謝不敏。然余與文學相識已熟矣。姑且爲之。謂曰。美哉子。其勉之。遜巽也。順以巽也。其爲孝德之本歟。夫爲人親。靡弗喜愛。其子承順焉。且爲人父。苟非厲之人。誰不欲其子肖已者哉。常人且然。况子家文學。既已以學德著稱海內。則欲子之濟其世美。不隕其名。無所不至。父以育

之師以教之文學而兼之順從也子之克從無違不
啻蛾子時術之且遇其君好學之時子之生成於三
者全矣何又加焉孝敬忠信由此以成其為吉德不
亦善乎文學以子為子子以文學為父父子其順矣
哉慈和徧服曰順順之時義遠矣哉無以則請字子
曰子順

讀

文選讀例三則

昭明之選今猶擊節其清英通觀古今而後知其無

比且古人絕作獨存此書因以不朽者間有之偉哉
有功於立言者也篇中片語隻字莫非成據六朝已
來既多采用飾其藻翰至於唐初遂盛行焉取材之
士爭為府藏宋則文體異好似不甚重然既已鬱為
名編學者必且考究苟抵掌詞死者亦無不譚及焉
明人嚶嚶稱古乃再盛尚之至於有諳三都足以相
夸則修辭家為必業可知也吾邦中古設文章科
博士之業於此至乃與經史並家此選之冠弁藝文
古今彼此其略若是

李善首註學者相傳亦皆嗟賞其博乃以註者比有大家諺曰文選爛天下半蓋併善註稱之爾但是讀者膚淺憚於窮力則典故刺目苦其費解於是五臣出專釋就易不必究本而逐文隨見苟妄生義古人所嗤紕繆誠多俗子喜趨祇致迷塗攪心之誦婦咎誰哉明有陳與郊文選章句專據善註其書頗為可用張鳳翼纂註亦有所見而纂註別多偽本抄略六家義無所辨蓋書賈所作假名張氏而已然繁辭之書初讀茫洋即有之猶勝無註

國訓之讀雙附字旁蓋自中古所有要之古之未創刊刻學者一切事書寫之勞而人人傳借艱其匱之六臣文選六十本筆墨之勤非數年所能成也故家不必備全即諸博士習熟之餘私記注略於本文之旁以備自己之忘而賦類奇字殊為壘硯則因國訓雙附音義並讀為便遂至相傳已於古則然今乃刊本遍世充棟之物一朝可備且國訓之習固害讀書况乎左右擾擾分目不勝被奪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字體文勢附之茫洋讀過諳誦所口國言而已俊

百字集四編 卷之六 十一
髦之士豈可復承其弊哉

讀論衡

論辨相競盛自戰國而西漢則承秦餘唯求亡守遺是務雖有論者未敢自恣暨於東漢篇籍浸備然後著論正非之學復盛矣又且讖緯日出時方多信雖光武之英其惑不可回王仲任出其際停審虛實自稱秉衡凡經傳百氏莫不被非斥者遂且至稱吳會之得秘為談助許下之論驚謂才進即測其世其有焉蓋喙長相尚則雖剖析毫釐率亦近乎街談巷議

耳夫辭語之道微婉相諭或有文遠旨深不必專貴徑情直言然世趨媮薄夸說日加訛為窳言亦其勢爾夫以言正言猶抱薪救火也不可撲滅益至燎原要之豐文茂記恢諧劇談擇者無惑何更詰難仲任蓋非不知之惟其剛銳之志急於著書而平易之論難奪佗先且其誦憶之功徒蘊未見非託斥事無繇示博後世論家亦多此伎倆則仲任設意所在詭異是其所也獨其因指擿援及甚繁八十有五篇不可謂非富有焉貧士乏書今猶古乎乃一覽之餘不問

才進苟記所有則不亦足以代閱雜肆之勞乎

讀老子王註

道德一篇非盡創說莊周所謂內聖外王或是一道蓋自古有之若諸子所引黃帝書雖不可盡信要其有所傳夫有天地則有物有物則有道有道則有若諸子有若諸子則有老子之道自古有之可知也當老子時世所專尚今未可知然既過三代之盛名跡所拘牽愈尊愈泥老子乃倡以其道起釋其惑因彼攻彼復反無名令人驚省辭之所以多矯激也且反

覆優詠一意數出亦與他書異也虛無爲本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太史公論六家之要左袒道德有旨哉因以歷觀古今之跡老子之言多有其驗儒者奚可決皆與之爭哉然其辭玄妙有度無度遂裂爲諸子百家其極至堅白亦其勢也後世釋氏道學苟涉窮理者皆悉在其範圍中重內修養家所本應變說兵者所由因此後之諸註家架說益繁唯其古言艱奧間有不可解太史既論其難知強之則亂諸家皆一也王註清言幾乎可用至其不通則旁取諸家

要亦在吾所欲用耳王註今本脫誤非一多不可竟其義未見善本可校為可憾焉

南郭先生文集四編卷六

南郭先生文集四編卷之七	平安	服元喬子遷著
世家	男	雄仲英輯

守山莊公世家略

守山莊公額田恭公之適子名賴貞字子剛母順敬夫人小笠原氏小倉侯忠真之女也恭公者己紀世家公以寬文四年甲辰正月生于東都吹上邸二月本宗公伯父水戶義公及其世子與長沼侯來賀外

祖父小倉侯及其世子亦共會于吹上邸命公名焉事具恭公世家十二年壬子公年九歲始朝見

嚴廟延寶四年丙寅十二月叙從四位下任大學頭元祿二年己巳十二月娶夫人蜂須賀氏阿波支封飛彈守隆重之女也六年癸酉四月恭公逝公嗣時年三十踰月服除朝見

憲廟受命襲封遣大夫三宅繁賀告瑞龍山恭公龍及義公西山隱居是歲十二月任侍從七年甲戌封內不熟貸民賑救明年四月令邑吏舍貧民逋負

且賜粟是歲府臣多家累窮者常俸之外貸金周給十二年己卯三月初公告請之豆州熱海浴温湯十數日還四月封內雨雹積二尺餘是歲封內不熟十三年庚辰九月

憲廟降宴水戶肅公邸是日賜公與守山徙封十月朔公朝謝遣齊藤本秀告瑞龍山隴是歲水戶義公病篤先是義公老于水戶西山於是十月十八日朝命遣公問病公即日發赴水戶將命凡十日反義公尋逝十五年壬午九月世子賴尚生是歲冬故

赤穗侯淺野長矩臣四十七人夜襲吉良義英本莊第殺義英以其首祭其君長矩墓初長矩於朝有怒義英手刃義英斫不遂朝議賜長矩死國除而義英免職而已不死至是三年淺野氏舊臣有志烈者共結同心刻苦潛謀遂爲其主報怨云其臣亦皆以法賜死而當時朝野籍籍義之先是吉原某者近侍淺野氏其母外山爲順敬夫人姆因事公焉已而公聞吉原不在義臣中乃命其母永絕不通疾其無義勇也十六年癸未二月公子賴寬生寶永七年庚

寅五月太夫人逝謚曰順敬夫人八月與封內大伴邑獻四足雉享保元年丙申公年五十三二月夜外言有盜入邸邸內頗騷公輒命外庭當直速出門外直者白守不離局常令也况在警時乎不受公亦尋悟聞之說且曰今後方急遽時汝曹各堅而守我或謬命勿輕從三年戊戌六月世子賴尚始朝見十一月公子賴寬冠公賜公子小鍛冶造刀神祖所分也因戒曰初恭公以此爲枕乃而婦人汚穢時或觸近必有損傷恭公敬畏其有神遂襲寶以

傳焉。吾始承此年，壯無慎，唯慊其未審，利鈍偶自試，人忽乎掃之，若無所觸，果神物也。然後乃知先公秘無尚焉。有悔，今已授女。後至子孫，戒勿試。十二月，世子賴尚叙從四位下，任丹波守。四年己亥，從馬奴以小爲盜得罪，捕得而囚之。奴起衆善走，常隨公騎馳。未嘗後，公頗愛其健而近之。於是心憫其罪入死，乃召吏曰：「賤隸無知，動乃觸犯，亦其分已。然法不可縱，引來，吾自斬之。」庭爲堆土，坐奴其上。公乃降揮刀擊之，刃即脫，觸不傷。公乃擲刀，顧左右歎曰：「吾老矣。」

哉。吾志一擊耳，而手霸小滑，不覺至斯。顧亦奴不死，天耳放之。公素努力擊劍，亦其所長，萬無脫誤。理人皆知故爲失，以令免，感服其仁。憫奴後爲頭陀，每過公門，必潛拜泣去。云九年甲辰三月，世子賴尚以病廢。公子賴寬爲世子，朝見，尋叙從四位下，任若狹守。是歲夫人蜂須賀氏逝，謚曰欽定夫人。十三年戊申五月，上日光山拜大廟。十五年庚戌四月，水戶成公逝。世子宗翰時年三歲。五月，朝使執政大臣至，其邸策命世子爲水戶侯。公及諸宗皆會，邸迎接，公以

宗老輔受命明日公及諸宗朝朝特命公輔立
幼嗣以故此際朝謝告廟水戶侯儀公皆攝行十六
年辛亥為世子娶高須侯義孝之女元文二年丁巳
公年七十三先是公自著直指武式未成使世子繼
撰是歲成四年己未正月朝命廢尾張侯宗春遣
公及長沼侯賴幸安藝侯吉長赴尾張邸使宗春退
位而徙別邸還復命有命勞之五年庚申特命
陞官少將褒公老壯耐事也寬保三年公年八十告
老焉世子賴寬嗣是為今侯延享元年甲子公年八

十一初岡田宜紀寶永中為大夫至享保中致仕後
數年卒其子宜汎繼為大夫亡幾謝職隱于公采地
別邑常松川是歲六月召再為大夫宜汎辭不敢就
公曰寡人不明不能遠及往歲之事殆將失子今吾
老矣尚子為嗣主起永輔詒謀勿辭宜汎公直而有
經濟之才初與同僚用事者不協恐譖而隱公亦稍
稍知其狀後用事者罷於是再命復職云是月公病
篤朝使至問之尋逝朝使至吊賜賻銀二百兩
例葬瑞龍山謚曰莊公世皆稱公強健英武而性甚

菊 集 四 續 卷 之 七 五

肅謹與人恭敬飭下不急是以府事治封賦平以至
朝廷之儀列侯諸有司之交際未嘗有失禮專事奉
國忠烈之志既承恭公戎政之緒益修其道兵陳之
法射御之藝莫不躬自練習以極其至時之列侯事
武備莫不推公初公壯時紀府別封西條侯賴純好
勇亦以宗室與公相善公宴其邸歡後共觀調馬主
侯請觀公騎公為馳驟數返主侯大賞嘆曰當今諸
侯誰敵公者即引所最愛馬贈公曰非公莫能稱足
焉公已以武備為人所稱亦以此勵其下多養當今

達武技之士府臣瀨谷棟成有名能馬術侍中岩本
內膳君嘗學瀨谷一日請瀨谷延田安城門朝鮮馬
場曰願使同僚士一觀子術瀨谷輒為盡其技岩本
君與諸中貴並觀稱善不已已而岩本君貽瀨谷葵
章時服後又數引御厩馬來令瀨谷調於是皆推知
謂前觀時

德廟混衆密御其坐窺覽甚賞善之時以為榮譽公
亦說之令錄其事藏府公自少好自鑄刀劍得者以
為珍又東都以庶富故城門內外侯第民舍撲地而

居比屋稠密數以失火若遇列風或至遠延自大家
巨室居恒庀人戒嚴及火起輒奔赴救之水戶侯郎
中有主第其隣近有火則公必自騎帥人而至且衛
且救或日數出不倦至則據馬指揮一以軍法率勵
雖猛炎中不得撲滅不措以故每有火警其所至莫
不恃公來救而安焉公謂左右曰走火者廝隸事耳
吾雖最小幸位列侯外人必有以吾為輕躁好勇而
非毀之者而輩亦將疑之然當今升平百有餘年俗
易懈倦亦勢爾况吾不之就封而輦轂之下非田獵

地苟欲習武何由乃得一試人馬足力哉顧今時備
火之舉亦皆必隊卒旗騎頗成列以出人馬奔馳急
若赴敵是何不可當習戰鬥一事哉吾非好是聊且
試爾公雖武毅至與人親日盡歡宴暢然和樂亦稱
凱弟初

德廟為紀侯時公及諸宗室會宴其邸

德廟舉觴送公公起降庭視庭花盛開乃舉佩刀鞘
鈎一枝大握援之即手折以還奉勸請再而後拜受
德廟甚賞其有方且感其有雅趣滿座極歡好書畫

喜禪理乃稱義山居士或號直旨常與高僧相友公
爲人忠告事若在己初肥後侯細川氏筑前侯黑田
氏在大坂之役有相怨遂交相絕世不合好公嘗爲
之憂乃爲兩國欲成其平謂彼此曰天下治安如斯
家家不遺誓命奉上久矣况兩國濟等與在方嶽之
列而至今不修會紀何以見事上之效乎兩氏喜謝
聽公始乃通和交請公邸宴以固其好公男子七人
適配欽定夫人無子諸姬西川氏生長子賴尚已以
病廢松本氏生次子賴寬嗣爲今侯生賴恭是爲高

松侯生定賢是爲白河侯生賴濟是爲長沼侯今侯
同母弟三人皆出爲宗族嗣松本氏先卒今侯追謚
安靖孺人女子六人櫻井氏生長女爲懸河侯夫人
西川氏生次女爲宇土侯夫人松本氏生第三女爲
村松侯夫人餘男二人女三人皆幼喪公逝後今侯
乃錄公行事貽喬使叙以紹先恭公世家
贊曰公之剛而栗克協詩人瑟憫之義乎其瑟者公
之敬矜威儀不解于位也故終始不渝享福亦多其
憫者公之欲用勇國之大事也詩云四矢反兮以禦

亂兮古之邦君曷嘗不為

墓誌

長壽太夫人墓誌

長壽太夫人柳瀨氏諱阿故山縣今侯君母氏也初正德中先侯源壽公食封勢龜山也侍先侯正德五年生長子于封邑寔為今侯享保二年次生女子寔後為岡部侯夫人三年先侯移封城澱四年再生男名乘富寔為豹隱公子六年又生女子天八年癸卯先侯以召入于政府太夫人俱諸公子移東都先是

先侯始適夫人土屋氏卒無子於是太夫人以女德之選且有子繼室修內事延享三年丙寅先侯即世太夫人薙髮退居別館長壽其法號云今侯嗣以君母氏益貴今年寶曆七年丁丑二月五日病逝于侯第以元祿八年乙亥十一月六日生于東都享年六十三父淨榮母毛呂氏皆先卒藩中故老為喬稱其女德之備云太夫人為人聰明絕倫器識過於男子而先侯執政二十餘年未嘗與言外事居寵不驕深守幽靜謹修內範而已及居君母氏尊愈貴愈肅終

身無婦女佞佛之惑不爲粉華奢麗之好恒好女史
所記書籍自讀又使人讀聽之以爲樂寬恕愛人施
物毫無吝惜左右侍人前後仰其逮下之德者莫不
樂只頌焉今侯公子女十數人亦皆自撫養其側極
慈育之至而長至今繩繩焉故逝之日藩中内外人
人極哀莫不若自失恃怙者上日祔葬東都光明山
天德寺先侯之塋域今侯使喬爲誌因繫以銘銘曰
既以子貴貴稱其德坤順之厚有終無惑

故神戶侯長德公墓誌

公諱忠統字大乾藤姓矣本多氏公考松巖公諱忠
恒分自本藩江州膳所食封河州西臺公以元祿四
年辛巳六月十八日生於膳所母安井氏寶永元年
先考沒公嗣時年十四四年丁亥入爲誓御于
憲厖其年叙爵稱伊豫守六年癸巳

文厖

章厖至

德厖享保四年再入爲大番帥八年謝病出就帝鑑

班九年復起以兼鴻臚領祀典與聞郡國事尋遷執事參政府執事職重事劇公從政幾三十年恭謹無私承式毗翼德量才幹通知大體以簡御煩府事大治朝野籍籍稱良執事其詳徧存口碑言之短不能具列延享二年以功勞益封移食執州神戶城三年以病乞解職復就帝鑑班尋乞老營高阡別邸而隱焉公少好文雅長益篤受學幼子號猗蘭中間雖在繁職其業不廢以故著述頗富有文集十七卷曰猗蘭臺集猗蘭子三卷皆已行世絲竹書畫兼善衆藝

性喜清靜榮寵如遺既隱自稱拙翁閉門謝客專樂恬退世益高其操尚寶曆七年丁丑二月念九日終于別邸得年六十七葬江東靈巖寺法謚曰長德公初聘水口侯女未迎而卒後不再娶男十人女十人皆庶出也長子康桓出繼膳所侯稱下總守次信胤為勝山侯嗣卒次忠篤先為世子稱兵部少輔亦卒次忠榮承族氏稱左京次忠永嗣神戶侯稱丹後守第七男入釋為京師若王子寺主名賞深弟八男忠節以公族大夫事膳所併其餘先沒五人長女為二

品吉田公夫人次以次適貴家室者六人季女未嫁
 餘亦先沒詳具別譜銘曰政績效功立言鄰德清靜
 保明維學為殖

南郭先生文集四編卷之七

南郭先生文集四編卷之八

平安

服元喬子遷著

男 雄仲英輯

墓碑

太宰先生墓碑

太宰先生諱純字德夫號春臺物夫子嘗為其考栢
 樹翁作墓碑載在集考以上具焉先生生于信陽飯
 田幼隨考東稍長仕出石侯數年疾乞骸骨三不許
 乃自去藩藩以輒去錮之西游京畿十年是時物夫

子唱復古學于東都滕東壁縣次公相助修業而次
公西歸東壁乃顧夫子之門從游日多然後傑可與
適夫子道者猶未至東壁幼嘗已同先生受書攜謙
野先生者服其敏學因思先生數書招之會錮亦解
先生遂東至則見物夫子說其學以爲得所歸乃事
夫子與東壁二三子講習古學博文約禮敦尚經典
物夫子沒益詳究先王之道孔氏之書鬱爲大師弟
子諸侯大夫至艸野士日益進先生既勵己行以直
方自居從游之徒莫不奉名教唯謹爾畏如大府前

後所見諸侯甚多未嘗枉己而求見焉進退必以禮
安貧樂道終不復仕然其志則曰儒者之學折中孔
子孔子所祖述先王歷聖政治之道具存焉用之則
行如有用我者何以哉故又未嘗忘經世之用故沼
田侯好學愛賢禮遇先生先生亦深相得焉侯在政
府嘗從容語侯曰方今遭不諱之朝然時制所闕無
路居下上疏陳事純雖微賤幸因侯而若得言一二
得失或又觸聞以賤人妄犯上被嚴刑萬一以身有
補於濟衆亦志所願已不識可否侯曰試乃可也遂

上封事不報然世已異其特立而益敬仰其非記問
浮華之學先生幼受孝經論語於太翁及學成益尊
尚焉漢孔氏傳古文孝經久亡彼方而獨存吾邦
因校訂諸博士家所傳作音註而刊之復因沼田侯
獻諸朝政府諸公聞之爭求於侯侯為並貽焉又
本師說更加所見作論語古訓及外傳又作家語增
註以為此三者庶見孔氏遺則故用意特勤焉先生
強記且於事精詳其考究書籍一字不苟過必歸正
然後止他所著書凡數十亦皆學者傳尚焉書題併

平日規行門人稻垣長章為誌松崎惟時狀行詳于
二文延享丁卯五月晦逝年六十八葬東都北谷中
天眼寺栢樹翁之兆初娶末松氏無子再娶前川氏
亦無子子養阿武家之子名定保元喬以同盟相識
三十餘年乃顧夙昔物夫子與二三子已先逝矣天
復不憚遺先生哀哉因作銘曰學之道師嚴然後道
尊先生之敬教成人學立道存

芳子公墓銘

余讀鶉士寧所記乎子公之墓之狀悲乎斯人修行

而不貴于成雖然不成奚憾亦已因憾而得斯文子
公之安瞑可知余復念其生平重以斯銘銘曰順親
克長有道獲上命短天乎志則可償信乎朋友死乃
有辭斯微好文斯焉取斯

江士瑤墓碣

江士瑤諱大圭士瑤字出自藤姓其先執人遷遠長
江世為豪族因氏焉後改江家天正中 大駕移軍
于遠時有諱吉久者以世長鄉里數見給事 行在
名益重歷五世而諱吉忠者男二人長吉節繼宗次

吉年分產別家實為父太公生士瑤及女三人太公
欲子孫以學興視士瑤自幼異常使專就學不問家
事女皆適嫁乃以季女妻小池氏子光政字玄泰迎
家承事以故士瑤得游方而別成業焉士瑤學鄉數
年講藝東都從余游初見試其所業既成矣性沈敏
寡言乃篤學亦如其人同社相視為益者止幾以儒
事小田原侯娶同藩豐田氏生男女各一人延享戊
辰正月廿五日以疾卒自其所事所友莫不哀惜所
事公弟兵部君恤其兒藐孤為表墓石乃命喬志焉

士瑤初東近余居終不相遠相會社業前後如一前
余西游亦與伴行因得過其鄉見太公及玄泰故殊
得悉其學與其人乃無兵部君命固將不忘葬三緣
山中威德院既石焉乃作銘曰學成父志唯命不遂
子孫無已尚錫爾類

故法眼雲夢越公墓碑

故法眼雲夢越公諱正珪字君瑞今歲延享戊辰三
月廿五日卒其考平菴先生瑩於麻布天真寺於是
即葬焉公以貞享二年丙寅正月生享保九年甲辰

嗣家十五年庚戌叙法眼寬保三年癸亥謝病致仕
號雪翁乃至今歲享年六十三配村井氏男二人長
正白字長庚早卒次正山字叔嶽實既嗣家承祿孫
男女今已二人皆叔嶽子也元喬交公于社盟三十
餘年以相識殊深嘗誌平菴先生墓既受其譜牒紀
世家序爵祿具焉又序公集暨他文辭交會道其為
人數焉乃顧前時公之克家守業貞矣公之尚古愛
文固矣亦皆所謂謹厚純懿耽學篤專喬汗不至阿
所好唯公之厚德既必乎多福而方踰中壽乃以終

乎嗚呼斯爲憾矣且往護社之方盛也直諒多聞一時相輔不下數十輩至於謂喬也足以心交相與者獨公及故平文莊數人而已文莊逝已十數年今復失公於喬哀莫傷焉雖然天不可知也公之福未盈詔厥燕翼其在後嗣乎且今叔嶽申好舊要不渝則雖曰公不沒可也襄事竣矣刊石之役喬不敢辭乃附哀憾之辭重以墓銘銘曰交道莫貴於知心非文誰知其所知生交公以斯道沒報公以斯辭

温卿墓銘

温卿惟良之字愿卿惟恭之兄井出氏所生延享戊辰三月廿九日没年三十八自幼羸弱不肯婚宦安父母家靜然無私營其死也偃然寢室無病而終葬于萬松山白雲菴後圃圃隣少林良也生每言其地蓋心乎愛矣故即安厝焉父服元喬既葬愿卿于少林識其墓今復喪温卿無子無弟乃哀終始吾家没沒唯補病而又思其恬莫異常故即其墓爲銘曰解邪蛻邪此即寤邪神之攸逝白雲無際

淨英子墓碑

壺井氏相傳其先三河高須族後徙京南伏見更氏
焉鄉推爲黨正及豐臣氏都伏見大築城邑居日繁
諱某者與三雲高田二家三分邑民治闡闡之政至
國初墮伏見城然其地陪京南南扼諸畿且自大
坂成都官道百有餘里水陸兩通大小諸侯諸司朝
聘往來商旅貨財悉天下半莫不皆由此焉最爲要
路以故自國初建鎮臺擇諸侯尹其地壺井氏爲
黨正如故蓋七世會無子自一柳氏來嗣家氏曰祐
佐翁諱益德長子諱益秋寔爲淨英子翁既見其地

公役殊劇而民乏產業志欲賑恤元祿中參政米倉
侯東來巡察京畿之政乃見伏見衰敝鄉不堪役憂
之召翁問利害遂用其議東歸上聞特賜伏見澱
漕公船二百艘會尹臺闕代未至時有從他縣請造
船而不能成建部侯來尹始駭賜船未成朝恩
中阻復召翁議因命董其事翁健有才略既肯受以
爲任乃募富商運貨者令得隨新造而漕船算守法
無私加商貨家大喜爭願隸焉翁拱手司其事耳未
幾大小二百船整然浮澱行旅得便鄉民就業尹侯

大悅賞之上其事。朝命令翁三年一東得與朝正之儀通行十二年而澱漕舊有公船千二百餘嘗辜權得擅於是害伏見船分其漕不得加私利數構事請廢伏見船寶永中姑罷伏見船俄失業者數千人翁甚憂之乃父子俱東力請復其船及北條侯為尹革諸敝政時翁已卒淨英後先副父翁共事於是復具其利害上訴尹侯審理欲再興之享保中攜淨英東朝具以聞。朝議復。賜伏見公船大小二百艘與舊船並漕因令察舊船非法事上告蓋竝漕則各

自相勵不得擅一私加雇賃雇賃賤則行旅輸財天下便之不獨伏見居民成生是。國家惠政之意云。三年朝正拜。上。賜物諸依父前例淨英剛毅持重而才略亦不减先翁。何造船復行嘗失業者皆盡鳩聚行路相驩而猶尚時為舊黨所動搖淨英乃據。朝命執契不撓屬者得依焉享保甲寅小掘侯來鎮亦患其動搖相煽於是淨英建白以船隸鎮臺為重侯乃乞。朝命許之司其事如故實寬保三年也寬延戊辰八月五日病卒年六十四葬黃檗山龍

興院先翁之兆法謚曰淨英淨英子自父翁廢興若
千年苦心焦肝為國家立利世之功并又成家世
司其事然其勞亦劇中壽未幾沒歎悲夫昔父翁俱
東請復也乃指余長女約婚後淨英再業逆娶生男
三人長子克成繼司其事次公允在家次天又養妹
夫子恒德為第二令繼黨正女子二人皆天孫女一
人尚幼余既以婚姻故得詳其本末創基之功且有
裨國家惠政庶可銘焉銘曰孝乎善繼先志而施
於有政可謂善述事矣

良昭夫人墓碑

良昭夫人今守山侯源公賴寬配也尾支封故高須
侯諱義孝女高須者義孝沒無後而族但馬侯義淳
來嗣乃於夫人為養弟尋遷本藩稱尾公更名宗勝
使其弟二男義敏承封高須云母本莊氏故濱松侯
諱資俊子也夫人以享保辛亥婦守山侯諱茂登子
字花夕為人溫恭貞慤仁善慈惠加以姿色端麗容
貌有儀通為君大體稱內政有助焉好書讀論語及
和漢紀事明識不佞佛考妣之忌哀慕誠發俎豆祭

奠必敬齊如旁習閨闈閒雅之技琴瑟靜好婉如最
善國風性愛花卉自撰其所詠歌有花夕集三卷松
葉集五卷生二子長女初名久子後尾公愛命其名
幾子次男賴罷天以側室益田氏所生爲夫人子又
天乃以其同母弟賴種爲子是爲世子愛慈天性如
己自出寬延己已得疾經月不已其小間猶尚顧謂
侍女某曰多年詠什雖己自撰未遑成書今如此物
何對曰苟精矣脫稿而已何憂乃命寫焉則嫣然有
喜色亦以其篤好也至病革漱梳不廢言語安靜體

容恬如遂至九月廿一日不起終於守山第夫人以
正德三年癸亥十月十七日生至是歲年三十有七
葬東都城北小石川法傳寺蓋亦侯家先塋所在也
襄事謚良昭追夫人志也碑題則寺法所識蓋從邦
俗云守山侯令侍史狀命喬以銘辭於是謹叙其略
綴以碑銘其銘曰古之賢淑乎顯乎四德其不可詳
乎窈窕中闕發乎情者國風乎亦德之哀

大泉大夫水野君墓碑

大泉大夫水野君諱元朗字明卿號華陰相呼稱大

膳好學悅徂來先生業初既遙投贄受之其至東都也數喬因得相見後從春臺先生學焉業益進寬延戊辰病卒於大泉大泉羽州莊內也踰歲庚午嗣子字文強以大夫門下士加賀山生所具行狀請喬作銘其墓按狀君以巨室居大夫職有年忠直無私所舉有司無不稱職或以其多取舊故謂爲黨君曰才不才唯君在且孔子不云乎舉爾所知苟有所知寧肯爲人言枉公家之利乎毀譽無經意必以其道羽州田所溉皆仰最上河流大泉疆場多縣官治吏據

勢不恤國邑河溢大泉年甚有司畏吏不敢白君乃故至東都圖上利害典農司遂以聞政府乃得請築隄國免水災貧民多不舉子設禁數嚴不止君患其俗弊令給貧民乳者食一口五年不問男女民喜生育永絕其弊大泉舊俗古稱淳謹治世相承民稍懈怠至君率勵爲政亦皆復舊人從事勤無敢惰者初君臨政民多爲謗至以惡聲聳動及其成謚如君既多施善政富庶益殖年穀連熟君復令所在設義倉以備凶歲君少及先大夫事之竭其孝與人忠告最

愛人爲善如自己出或見懷詐者避之如仇加以好學諄諄倡之苟爲學者厚給助之以故士民興學絃誦之聲相聞稱爲方盛公家任得其人寵待優異外自僚友內至家僮莫不畏其威而懷其惠者壹以誠信謹嚴立其守恒誦法言以勅子弟病既革困劇所言猶經義與公事而已好雅樂臨卒令少子金剛奏臨河欣然就終年五十六實寬延元年戊辰七月九日也葬于國東光明寺先塋元配芳賀氏生其嗣文強名邦香次配松平氏生少子金剛有女天凡君行

己與其事上養民恭敬之修惠義之績以至其家系所世加賀山生所狀詳矣是既足以不朽矣喬既受狀而老疾不能操觚數年且吾尚何足爲大夫重惟初時相見固己有意其爲人及讀其狀慨然未嘗不惜其遺愛且同社之義亦不可廢於是乃序其略作銘其銘曰大夫居職君子之道見學之所殖匪獨邦之彦

守山大夫岡田君墓碑

君諱宜汎字彦愛號兼山本水戶中澤子來繼守山

大夫英岳岡田子家系具英岳碑先侯莊公時君繼
列下大夫遷傳世子又為上大夫為人剛健敢直言
勤敏於事俄中口語廢錮常松川數年莊公老焉今
侯承封方修庶政欲得其人而任之且深懷輔導之
舊驛而召君至則延見別室侯朝服危坐而待乃勞
曰子幸無恙是天佑我也不穀不逮臨茲社稷子將
何以輔我上大夫事願一在子君辭三侯敦喻益切
不得辭然後明日命于朝復舊職見莊公公曰往事
寡人過矣大夫勉旃幸輔嗣君於是藩事內外皆總

於君君政頗尚猛曰子產之言可用然仁出忠誠孚
于上下舉藩宅心時方荐災藩用匱乏士民告困侯
既憂之君幹才善謀乃制入出利給贍五年政成侯
悅加祿賞績既乃君曰吾責畢乞致政不許今春得
病猶力事不懈數乞辭職不許至冬病漸篤侯深為
憂日使人賜物問疾君復乞再三侯不得已聽之使
子宜民繼祿給君優養君剃髮自稱遜軒乃照鑑笑
曰浮世志畢矣時病既革乃見親戚僚友告訣遺戒
然後謝遣獨孺人二子在枕足賦詩詠歌晏然而逝

年六十三、寬延庚午十一月十七日也、上下莫不哀惜焉、就葬常泉先塋、孺人今井氏、生男宜民、字于天、次知周、字道濟、出繼同藩師岡氏、女六、其一適小倉臣黑部某、餘夭、君幼在中澤家、所生酒井氏賢而知學、常親授君經、以故長好學、從安澹泊遊藝彰考館、後來東都、久之會藩世子重物氏、業聘平子和、於是又交歡物氏、學益進、以經術助其治、稱良大夫、喬以交悉君詳矣、銘曰、視公如已、忠乃效、誠之動物、古之教

雲華東城先生墓碣

先生諱汝亨、字伯通、雲華、其號玄泰、餘菴、皆常稱也、參岡崎人、本齋藤氏、初本多氏、封岡崎、曾祖某事之、從大坂役有功、及祖宗德君、更族東城、為醫、仕水野侯于岡崎、遂世焉、考南川君玄意、自水野先侯高隆公時、先生甫弱冠、既以其術、與其考俱歷事、及今、初考卒、先生中受嫌疑、數被黜削、而為人冲雅、不欲為激烈行、不必自白其無罪、遭此泊如、然亦以終長者、後得見明、受其世祿、以至今、終人皆以是重焉、世業

之餘頗通文學藩士大夫莫不敬焉寬延四年八月卒年五十八葬東都西北大泉寺配氏子姓具其嗣男維齡所狀餘子綽與先生同藩甚相得既而助其嗣爲請銘墓於余先生少學醫醫官大圓先生與平子和相善遂又見物夫子學文從諸子遊而以其冲雅不必營名雖同社子不能深測其爲人獨物夫子論醫稱其爲良不置子和亦數數爲余道其才余則時時得從子和交焉今也雖老僅存爲故因銘曰術夫子所稱才故人所知亦乎其君臣胡用赫赫爲

白圭松崎君墓碑

白圭松崎君卒其子君修具狀請喬墓銘事余與君修相識且嘗得一見白圭君于物先生所又因所識屢聞其爲人稔矣按狀曰君松崎氏諱堯臣字子允又字左吉白圭其號也自其考紹成君諱嘉言仕篠山侯篠山者今龜山侯舊封也位次下大夫妣木村氏生君于東都邸君幼不凡八歲就學日夜不懈考又教督至矣比十歲事事既若成人慨然有志于忠誠弱冠以倅事受廩俸先侯亮清公爲西京留司今

公爲世子留東都令君侍世子以嚴正見重世子嘗
與近侍語及木枕飾制君對曰凡物爲衆視事觀美
枕則在寢獨用若或燕客飲劇後爲偃臥飾其美則
亂儀已甚非人君宜訓也世子稱善其規諫率如此
君年三十二考卒嗣受家祿明年赴西京留府其年
亮清公入爲相君又東徙亮清公即世今公立爲侍
臣長時諸臣少進見君乃上言親大臣體群臣之義
因疏公日月引見內外之規并具國家之制及列
國可法証例進公悅從之君常進讜言勸勤學首寫

神祖遺訓以進左右有導非傲寵者君乃諫公且責諸
大夫以無匡救公就國君留東乃寓書在國大夫賢
者及侍臣勉其勸學遠佞公東朝好燕游日集賓客
君疏諫言激切公不懌然久乃嘉納復徙篠山公既
有意勤政用君君與上大夫賢者協心補益國事諸
多立政享保八年郡山國除朝命篠山侯收其城
邑凡處以軍法公乃令君董其役明年竣事還後上
大夫賢者相繼卒年少用事先是君既爲下大夫爲
政聲聞藉甚且切直見憚嚴旌淑慝終爲妬者所中

得罪落職君既不在職用事者益橫君憂國不已欲
言不可欲默亦不忍坐視之乃親筮之遇渙之坎占
之曰吉遇渙散之時身處坎險欲速則無功及陷險
難慎密剛健俟時乘勢渙散其血杳然出坎如風行
水上故曰渙其血逖出无咎互體為艮震節操剛健
立志貞正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則雖
號號震驚不失匕鬯乃後得笑言啞啞故其彖曰利
涉大川利貞渙散其血而得免於險以是也時有夢
亦與此協乃沈晦俟命頃之為國留守用事者果以

驕淫得罪於是君寃得白諸譖君者公皆疾不用公
入領祠曹無聽郡國政乃召君命總領府事會嬖人
以事嗾君者無幾公辭職猶尚不得久在事君以下
大夫典客不與政數年致仕寶曆三年五月十二日
以疾卒年七十二葬於東都麻布天真寺初再娶皆
無子早卒後娶富安氏生二子長惟時字君修嗣祿
次天生一女適安中大夫橫井時保君少從撫謙先
生為宋學後之京見東涯先生東都數見徂來先生
又悅王陽明學後又悟其非作書論諸家要及其短

長頗有所見名曰正言著錄凡若干皆藏于家與太宰德夫高子式相善為人公直不撓然在人上御下不苟凡奉君事國修己治家一以忠誠守以學問以狀視之君子之道莫不盡備君修既事德夫學業夙成最善文辭君生平諫疏及立國政之制皆載在狀盛矣君之不朽得君修益彰有子哉喬老廢之餘不能曲悉其事乃為君修略叙一二繫以銘曰維其行事終始典學亦猶行古之道乎執志確矣

峨嵋守屋君墓碑

君守屋氏諱煥明字秀緯嘗號峨嵋山人其先河内若江東弓削邑人高祖小十郎君諱定昌仕甲武田氏天正庚辰於參州長篠戰死曾祖内藏君諱昌長繼仕武田後主天正壬午鳥居嶺役力戰被重創退本國油川養疾而國亡國家創立徵甲名族内藏君與焉祖源左衛門君諱定秀為駿河公國臣公國除退隱總之古河卒考諱唐字秀安業醫于東都卒妣黑川氏君元祿癸酉生于東都繼守醫業有弟早天君出仕大垣侯移濃娶同藩石川氏女生男二人

長元泰字伯亨從君數東就吾黨學好學俊逸皆謂
守屋氏有子次公泰字繁右衛門女一人適同藩河
井政休己生孫子君以寶曆四年甲戌三月廿五日
卒年六十二葬大垣城西北岡山是歲四月訃至東
都伯亨寓書余曰先人以閏月得疾未數日奄奄疲
極不食亦無甚患苦一若窮老之病狀然神氣不昏
言笑如常自知其天壽不起百方進藥不肯服既而
謂泰曰吾生無所營死無所求與一世而得澹漠焉
適去處順而已唯沒後速訃東都服子不朽之事亦

一託之爾等得此九泉之下吾猶生遂以三月廿五
日終不肖孤哀痛如割未及它事乃以先人遺言不
敢留命端訴之先生耳亦知先生病不可請唯先人
臨終之言泰也刻骨此焉舍之不肖孤無復立於天
地間泰也幸辱通家之遇數受垂愛先人平常雅談
未嘗口他人所欽先生一人而已若以先人之故與
不肖之愛乃得賜一言父子生死永全大庇唯先生
裁焉不敢請也田俊卿以同藩之好亦相助請不已
余既受狀顧惟與君相識久矣哉初君少好學學滕

東壁後從東壁來見物先生既而東壁沒物先生知
愛君所為克肖東壁每言東壁不死君善詩文亦不
留稿不欲為詭激之行夸詡之言社交雖廣無甚親
疎唯故越公君瑞平文莊子和與余賞其通敏相得
二三而已有險刻人疾其難尊沓背憎至縱責怒君
聞笑受之已幾乎犯不校君晒落接世中具白黑守
躬終始如一君子人也今也相識皆逝嗚呼以余為
猶知人乎唯老不能文不足為君重略序其所知因
西向吊哭係以詩曰莫道相視天涯哭子桑故人

誰健在之子忽喪凶歲月特同世江山竟異鄉賞音
獨存耳往事一茫茫

冬嶺佐藤公埋銘

卜居斯里永馮其子神之攸寧佳城不暝

周南先生墓碑

周南先生諱孝孺字次公一字少助山縣氏生于周
南海北邑因號周南考良齋君諱長白嘗以邑人事
長門公族海北君初長門先侯青雲公為海北君嗣
子良齋君以師儒侍焉及公繼封長門侯從升公朝

百集四編 卷之八
移入荻府時以碩儒在公左右如初有三男長文與君早卒先生以次子繼考業天性穎悟年甫齠受句讀輒誦如流稍長通四子五經大義良齋君課子弟學頗嚴常戒讀書樓上無故不得下先生強力專精日夜在樓手不釋卷於是四部群籍百家雜說涉覽之功殆遍年十九東遊師事物夫子夫子以修古爲本經義文章皆由是出時方始唱和者蓋寡獨有滕東壁從焉先生至則大說其學與東壁相視切劘夫子亦自稱得其人爾後物家之學日興從者益盛遂

至海內靡然鄉風吾黨至今以二子羽翼傳爲稱首居東三年業成而歸正德三年韓使來聘朝命其所經郡國例當饗賓使舟至長門封疆赤馬關館焉侯乃遣諸文學待接先生與焉先生年尚少而與韓諸書記應酬敏捷文才雋逸韓人大賞異之對州兩伯陽亦擯賓座次交歡先生日以海西無雙韓三使睹先生所作至因伯陽格外請見先生詳見問槎畸賞及先生集中於是聲名籍籍著聞海內是後侍侯及東侍世子讀侯朝覲則從東就國則從西侯不欲

先生離其側享保十三年良齋君卒先生居喪極哀是歲亦當從東時喪期既闋然至哀之情不能已乞假願竟志一年不許強起從焉歷仕泰桓公觀光公間年西東盖多歲矣寵待益隆先是先侯命創建泮宮使國人子弟游處設師導廩諸生釋米養老之禮以時大聚群書且六藝武技諸當教習者悉備其中事皆摭古據式雜以今制乃既巍然中國而成名曰明倫館先生先已為侯獎順其事與議其制於是崇化厲賢之道大行矣元文二年館祭酒倉尚齋卒先

生代督館事乃不復東既為祭酒益立學規訓厲有方育英之效日月益進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斷若山子濯田望之津士雅倉彥平滕子萼田子恭仲子路魯子泉林義卿龍彌八縣魯彥秦貞父彬彬輩出咸潤色先生業以學顯於世其餘士大夫不必專學職而傑然成才知名者不可勝計長門好學之俗雖其天性盖先生教化之力亦居多云先生為人愷悌易事其教喻也道而弗牽開而弗達循循誘掖使其自己以故生徒樂群親師遂致濟濟之盛先生博聞

古亭集四編 卷之八
之餘歷練時事其執經陪席講筵或侍間燕啓沃諷諭陰盡匡濟之益或與大夫有司出謀發慮忠告裨益臨斷大義則據獨見之明侃侃不可奪焉人盡敬服以喬所視其數東也同社之交固弘矣先生溫厚不以所長加人毫無忌克遊驩之際胸襟恢宏賞會言笑怡怡如也皆無不推尚其為長者者先生兼精國史譜學吾邦典故諸家閱閱皆能明辨嘗奉命選公室譜牒諸臣系譜他所著行于世者有文集為學初問作文初問若干卷延享二年得病經歲不

已凡在禔八年自國相憂之者百方求治不驗以寶曆二年八月十二日終年六十六舉國莫不悼惜焉葬國城北古萩里保福寺初配松村氏生泰恒元恒卒再娶長嶺氏生允升卒又娶小野氏生子天小野氏卒最後娶綿貫氏生政恒忠恒長泰恒字之恒嗣餘皆出繼他族既而之恒具其狀遠寄余託以銘墓事長門固富學士大夫余不可敢奪其權且老夫廢業不能文奚足為重然既命矣顧久辱兄弟之誼親好匪他今不可辭乃承其狀略叙始末敢係以銘辭

其辭曰致君以道師儒之得興學化民維誰之可不有君子焉大其國德之不朽永言矜式

神戶長德公祠堂碑

寶曆七年丁丑二月廿九日故神戶侯長德公終于東都高阡別第葬于江東靈巖寺臨葬嗣侯忠永具公行狀譜第屬喬為墓誌即埋之法謚曰長德公公諱忠統字大乾號猗蘭享年六十七其德善功烈既詳其誌是歲夏六月嗣侯將還封于神戶謂喬曰嗚呼往而不可再者親乎格而不可度者神乎既已皇

皇如有望而弗至弗忍一日離也孤亦將遠歸歸當為我公祠封邑而祭之哀哉春秋霜露之變悽愴怵惕之心孤將何以得儼然必有見乎其位何以得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乎惟是聞之故老云神戶為城舊矣往者織田氏霸也滅勢州北畠氏之國割其列城封子弟神戶其一也後及國初屢易其主寬永中遂命毀焉中廢百年延享中朝議令因舊趾復城會我公以功勞益封移食神戶因命降我公公時在職不得就封遙制

經營至明年竣功城隍門樓煥乎壯矣孤不佞忝承封守尚得列于維城奉國家之衛則我公燕翼所至貽厥所存莫尚焉致愛則存愛之斯錄之豈知神之所饗孤亦斯盡其道焉耳是且可無記乎喬曰唯然是謂思成請以紀其事為碑乃相議石于神戶城北觀音寺即公祠堂所設也因作銘曰先侯益封于邑神戶有俶其城既啓爾宇肅肅厥功先侯乃營之屏之幹屹列維城先侯有神乃眷茲壤肇祀馨香歆然降饗土田廣衍山川鬱盤維神攸寧孫子亦安

南郭先生文集四編卷之八

南郭先生文集四編卷之九

平安

服元喬子遷著

男 雄仲英輯

題跋

佛生山藏經補寫跋

余遊緣山最勝院諸尊者在坐清言終日會見讚州佛生山之徒就院寫藏校讐始成則諸尊者為佛生謂余曰我緣山藏經與京師建仁之藏朝鮮國刊多部善本通行所無今併佛生所藏海內唯三而已獨

佛生函內，舊多闕。今寺主圓上人，憾其不全，乃命其徒遠來就此，補寫若干，斯已成矣。不亦一大功業乎？余謂釋氏在昔，書寫為善業，從後視之，率近徒文嘗試，想見彫刻未起之前，不獨釋部凡百書編，必存於勞筆，當此其艱，一字一功，為給水滴，猶尚作福，蓋有補於世也。此藏多竒秘，余未暇經閱，然嘗獨寓目慧琳音義，退而考諸趙宋以來藝文，目無所見，其諸引書題亦多不傳，推此乃知其餘矣。聞之起信中，絕於西天，因玄奘而復，梵止觀再備乎宋國，幸寂昭

之傳全二域泯泯，後世可知。然則此藏巍然，昂峙吾邦，蓋亦觀國之光，書寫修造，非徒文比矣。寺主上人，意蓋在斯，與諸尊者曰：然，乃使余書其言。顧余已非其人，無由相為，且未識寺主上人，亦獨為諸尊者相識，坐譚之餘，妄言如斯，奚益於贊成。

滄溟近體跋

唐人之詩，各體成家，自爾爾至於明人，乃欲以一家兼備各體，亦勢自爾爾而難矣哉。但滄溟精刻，獨集衆思，左右其宜，幾乎奄有其美矣。詠訪侯之儀式，滄

溟乃手自全書其近體以朝夕焉今乃由是欲以盡各體乎亦卒不難矣侯詩克肖滄溟豈非其驗乎

題張注列子言

列之於莊同出並行而太史書獨為莊傳焉後世因以置之鴈行爾然各有所長則前後優劣之論措而不問焉張之於郭亦猶列之於莊既以今辭乃取子玄則處度雖後不愧並馳清言之徒何其雋之相似也今本頗為釋文所紊而發題註語後人儻入雖殷敬順亦復相淆蓋不勘矣然淄澠之水猶尚有分嘗

者則善讀者自辨焉

為呂元丈跋黃山谷書卷

書勁者健而乏韻而晉書韶美易流於弱則得失相半失乃爾爾得則俱得宋人筆技以雄拔勝黃魯直書名不虛立此於其風尚可稱具體矣啜茗展觀詩亦蕭洒高人之清賞備矣聊為此卷識

栗探淑騰寫畫帖跋

聞之畫家言狩探幽蹤皆有所祖述故意匠所擬莫不窮神詣妙者嘗摸古名畫筆自製二百幅獻納秘

府其家名之曰學古圖云長門大夫益田君席觀騰
本百紙云是藩史栗探淑受術狩氏因即其家副更
選其半所取以寫各體變化披繙隨見精彩照坐儼
然成帖矣栗生蓋亦有窺其真者乎則余不得寓目
秘府物而即有之思既過半未覩其真又何憾焉世
常患傳寫失本而栗生唯其有之是以似之想亦不
唯豪髮不失曾不足以窺探幽氏神妙與因又足以
知大夫君好尚之雅也

題正詩韵

標韵繫事多矣其書固徑搜索以獲爲得則左右采
之不厭廣博焉至於按韵觀詩詩之正風精之又精
必存所擇而况韵載調行者乎然世之以韵輯詩已
無辨善之度雅鄭并取故繁則愈亂矣唐詩雖優不
可不選明人慎所由於唐格亦乃誰某有其人也則
何必博采焉是所以有正詩韵與驚湖侯手編此書
也始衷終皆析之蓋亦有見各得其所

題楚辭王注校本

莊子謙與二三子校楚辭王注謂尚文哉驚才創奇

原固可以辭家稱矣論者乃以經義格之蓋不必也
王叔師雖曰注家頗亦斐然成章是可翫爾則區區
訓詁名物合否蓋不必也余惟騷出乎詩夫詩比興
之義從人所取即以為典要則固矣崑崙懸圃詭異
譎怪騷豈可引繩墨以視哉古之釋家操觚所擬或
乃有因以鎔鑄試己才思者是以可翫爾原既可以
文辭視則叔師可取亦乃稱是子謙之識可謂卓朗
其既愛駿逸矣驪黃牝牡固自可遺况乃可使支附
者柴柵乎其間乎是且難與俗子言哉

題蒙求拾遺首

夫學者載籍極博其初也其我獨芒一酉所藏五車
所載中原有菽不盈予掬必將由道而行也知遠之
近然後乃今得遵焉苟口難誦乎心不易記心不易
記乎從之無由記誦之學焉可廢哉李氏既闢捷徑
乃因記以弘其誦且其事言粹焉如嘉穀在庾為厚
後生至今有賴焉是編也惜李氏之所漏而輯者數
百條亦皆莫不嘉焉則非夫後苟效者遺秉滯穗稊
稗相糴之儕乎不獲不斂胡取斯永南野君耽學雖

富哉業亦勤矣可以後李氏之書也標題姑例李氏是其志也亦因記弘誦仍彼伎倆蓋且為事假道而已觀附言可知焉對意不切奚恨焉君名廣保字季成系長門公族江氏食采南野家又稱桂氏嘗以病謝大夫之政若干年是編也其就閒耽學之餘事云藩人山子翟州季英東也君乃託寄視余謀其可否也余也髮既種種何足與言即亦山州二子以文學相識遂為二子姑且題是言返之其必行也君之功也則二子其歎之

戲題海雲師畫蘭卷

海雲師畫蘭一卷字土侯珍藏焉惟蘭之為物以幽見賞故亦入詩畫共妙但其國香詩有聲而不可象畫有形而不可寫雖然師也香界客妙相所現不可以有無論爾而愛此者侯也夫能象言之不可象者詩爾乃侯之好詩其必有所能也則此卷也與世虛賞者異矣

儀禮抄圖跋

與諸子同校儀禮註疏初恨無圖解經解函中有揚

復旁通圖而不收本圖既而于子迪攜全圖至假諸某侯藏云嘉靖重刊而朝鮮國本也書體例率依經傳通解分節而經註略疏夾入圖間旁通附末舊云楊子圖解存十三經註疏中想或中遭散逸今是蓋別刊也遂備並觀乃得卒業嘗患此經及註固多錯節賈疏亦不明暢及視此圖文義顯象繁會自解而後炳如躬履其儀于樽俎之間咸云大有裨也因記昔嘗髣髴所睹有編圖註疏中者其書正德嘉靖兩刊相足成本今不知散落誰家雖非揚子舊全然世

已有之矣則經解中乃避註疏所收獨存旁通蓋亦讓事也且今圖本嘉靖中刻年紀未遠彼此或存他日尚有所見本經註疏既具有矣旁通亦資經解今且倩人姑抄其本圖以留焉爾

石冢主母氏詠歌跋

余遊富吉石冢氏家見主母氏觀其所詠國風玉質金聲成章盈簡余乃不覺歛容起敬曰替古

先王迺文國風惟盛朝廷閭巷以矢其言無非九功之歌宮媛閨娥相與為詠亦被二南之化是以傳誦

彤管之辭，有關婦言之婉，而中世政殊，其俗亦變矣。作者猶爾，不之女流，茂焉莫聞，所謂

先王之教者，茲睹主母之什焉。若有采風庶亦求野，歟。且夫好古者必尚其世，尚世者必行其則。然則石冢氏母推之內則，亦猶文伯之家教，以古訓也。家範攸立，母德可敬。請余有言，愧道未習，敢題所聞，姑應其索，乃爾。

題絕句解考證

絕句解考證成，蓋名家之作。詩之事辭，本自不僻，解

之開而弗達，端緒一二思之足矣。而子弟因人苦其目知所窮焉。字子迪福子幹，諄諄焉曰：為子弟叩竭焉。猶為問字者，具其本末，各有所考，乃遂相合成為。此書將以應無窮，乃示之余，且曰：事證語由若觸類出之，猶將有所考，然已無關本解，故雖少及其他，不必廣。爾余曰：然是且足矣。俗子難曉也。若買菜者，嫌少，請益，又何用焉。且夫詩人富有陶鑄變化，有無之間，妙在日新。已苟暗此道也，則所有而惑，刻舟膠柱，愈見愈拘。所謂故而不切，約而不速，何唯詩書春秋

小鳴大鳴縣鼓之待槌也是且足矣將以應無窮

題遺契

余才疎不足爲人師即恒讀書素有廣覽四方之好不能遂也亦唯以此當觀遊之樂而已時或與一二同志言之中歲謬以一日之長爲鄉曲所推令居待問之間而少有病忘朝見而夕念猶且不得不與人酬酢焉其所恒言或有類聚書所當就考者臨時採取不難也至於僻書及猥雜略涉不必重見者每患過目則失焉於是隨所遇而抄錄焉間亦所恒一二

急就附於其中凡以備私記左右取之積年累帖若成書然人或見以爲可以傳焉然此余疎拙愈見每自省之赧然耳儻遇強記之人則覆醬之不足夫世之君子儼然著撰固已弘世爲人此安敢例其比哉且夫抄書所爲人人有所幾各各有所見己之所見不必益他他之所幾亦無起予况又有我因朝夕而自不忘者有臨行文既且用過者有獨辨臆中而不可筆終與我骨朽者何限是固不在此中也然則我存書存我亡書亡余今行年既踰七十耄矣愈忘餘

生無幾，胡用此物爲猶？且方寸不通，不能大忘。姑亦雞肋，存焉耳。惟執已爲契，縱遺之道，廢棄之物，恐復令後人數昧，乃欲焚之數矣。或曰：何不廣哉？我躬將化，惶恤我後，焚之亦可，遺之亦可。斯已大忘可也。余乃爽然達其言也。然既是遺契而已，姑錄其言，令後之拾者，知千萬無益於他人之富爾。

書牘

報縣次公

弟無似，每報不遑，謝緩。去年冬，京師山脇君東也，致

吾兄秋時書，乃得審起居。先是一聞人言，吾兄往有篤疾，已恐不起，而綿綿以至。去春亦賴日漸之養，且復平和。然千里傳聞，憂懷未安。及承去秋書，果如人言。且又伏察靜嘉於翰墨之間，心乃一以安焉。然亦殆哉！惟天之顧保君子，故當厚爾。今年大藩從駕，諸君子相尋爲弟報知。老兄近狀，心益以安焉。山脇君居東月餘，因吾兄書一再晤語，豪俊器識，即亦傾注。吾黨有如諭示是時也。德夫方在病褥，而強起一見山脇君，贊嘆不已。弟往問疾，則未嘗不口斯人也。德

夫往歲爲二豎子所守，以至今今年終，以夏五逝矣。痛惜之情，乃知足下不異焉。弟無似，比年以來，漸悟文辭之業，有害養病，是唯不才構思，不得不焦心強攻焉。痼之益深，職由此耳。日暮月衰，自然至老，不與焉。以故益復絕棄著作，一字不應人。今且三年，即舊病稍覺少佳，因亦致作書，踈慢緩報。至此伏乞見恕。西游作若干首，聊進供笑。因以解罪。爾弟往年謾遊西土，爾時方已擬欲廢業，即一二所得，未全作篇。歸來養疲，長夏已所經涉，不勝臥想。謾興自成，以當少文。

遊以已不應人，難乎解說。棄置不出頃，乃得之廢篋。倩小子改寫，以呈得無見。嗤技癢乎，郎君伯恒館中諸才子攻業鼎盛，聞來歲北使來聘，例當復假道大邦。牢籛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唯是大邦多士，寔爲國華。門下濟濟，爲足下壯之。

與曇海上人

嚮承上人所致立花氏女封緘，解之有詩，即云謝僕之加評。前作其詩既佳，書亦正楷數，夸示人，以爲竒觀。皆謂貴族家女子都雅習慣，富麗其有焉。乃亦清

心玉映見之文彩以易朱翠金璧之好則兼有林下
風氣可知實為難得焉惟治世文化之所漸大國俗
美之所尚而老夫耄及奚敢妄居其賞鑒之一哉久
謝著作上人所悉廢業之餘不能即和其詩但亦鳴
之上人託致此意爾外所承領柳川窻紋紙五百張
誠心嘉貺亦煩上人為僕厚謝

與藤子業

子哲至見視停槎錄老夫此日苦風眩及覽之乃覺
病少差矣足下詩都佳海上忽生此奇觀應似蜃氣

之幻耳此役也未足以見足下亦然既是所對海外
客也而足下妙年英發聊試一吐之則貴邦蓄賢因
此足以視其所寶射父倚相辭典猶多金木竹箭龜
珠齒角不必數也是為可喜患眩不能看及他諸作
今未有所言掩卷還之子哲特報為足下刮目爾惡
中作書得無似癩邪

與豹隱公子

豹皮之惠更併佳詩仲英為致嘉賜墨重乃此拜承
方今公子豹隱之時也文章日新毛澤愈化豪具之

百集身四錄 卷之九
玩不必此物即且投棄野人在公子府藏之饒故當
不吝爾爾亦輕貶野人顰笑之厚可知也野人則珍
寶勝於狐白裘乃時出夸示座客但亦服之不稱是
懼聊具奉謝

與本誓知立上人書

歲寒方列伏惟道候靜嘉幸甚嚮所借覽慧琳音義
仰庇寓目涉略終業世諦家固已未曾有尔前嘗側
聞即法門中亦復希世今尔有人別刊博施想是一
大功德也近按宋世書目有藏經音義云未詳撰人

分四聲以類相從蜀中印本也有是而已琳音無載
因又搜索唐藝文志此目不見一切經音義一百卷
可謂洪冊矣何故遺脫則今之存此不亦可珍焉乎
且此中引證書名陋目未逮者粗抄視之通考所不
載幾五十有餘家乃又泝尋隋唐二志所存猶脫什
三即所有劉兆儀禮及公穀注范甯尚書集解劉瓛
易注淹師文選音義孫子算經何承天纂要訓纂蒼
頡篇解詁廣蒼通俗文韻英韻詮韻集韻略聲類顏
氏證俗音文字音義文字典說古今字詁文字集略

南齊書四編 卷之九
字指周成難字字統葛洪字苑桂苑珠叢古文官書
等他書亦每稱引或類書家略抄一二乃若其全蓋
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至若人倫龜鏡杜林漢書注劉
熙孟子注騫師注方言集訓音訓訓辭考聲音譜韻
林韻圃古今正字文字釋要文字義說顏氏字樣群
書字要字體字鏡正字辨惑兼名字苑二志絕無其
目計是小學家數不能與他大典爭光日月當時燭
火旋息歟然其言則諸雅所不載頗多矣寧無一二
餘燼可收者哉嘗記源順倭名類聚中有兼名苑等

某某書引亦吾中士猶傳此類可知而今皆不可見
江帥書中稱管家主刑部尚書集十三家切韻爲一
家作東宮切韻而舉文字集略四聲字苑桂苑珠叢
抄考聲等諸切韻之目今安在哉僕固陋寡聞且未
能遊諸名山遍探石室則宛委所秘存亡難誣然恐
亦當茫茫乎無何有之鄉而已大抵歷世書厄彼此
不免可歎已此書幸全不亦益可珍焉乎已上姑且
依世諦家所見蓋已如是若夫法門要旨正義遺珠
如拾有無相證想亦當多聊具呈供上人耽書之玩

尔

報餘子綽

嚮蒙見訪面託以伯通墓銘之事近又書諭并送嗣子所狀重其懇懇比聞藩事殊擾而足下乃以其間哀救孝子莫不以盡蒲伏之至焉使人感泣即云在其故舊今略盡矣噫誠尔不佞與伯通交已逾三紀雖亦奄奄尚存餘息此事也固不可得以勞辭况已命矣已諾矣因據其狀略并所識聊乃綴叙視之足下然是特黽勉尔老廢不業久矣深愧蕪辭不為故

人盡焉唯足下有裁餘容面既

報喜壽老疾

仰想興居久矣雲翰之賜忽從天降再拜奉讀乃承近候伏惟明公勇退之後縱心塵外寤寐園觀無盡之居故當無再勞吐握之慮但是前已內外諸公咨詢奉事之餘於今猶將靡然冀挹懿範車馬將駢至勢所必爾已乃亦高明預圖之至不問尊卑一切謝客大門掃地然後乃今為協尊志是世之所以毫不可窺測也喬猶幸久辱相知之遇即先聞有命不以

告人遂復次且不進詣趨致踈而尚不爲執私謁於
下執事以一候清晏則喬之惰慢失敬莫大焉然明
公久賜知遇是亦所恃焉以不爲懼耳臨海之觀不
耐益想見微下俚之作謹領命意尋當作構以供笑
具耳今春已來玉燭失和寒暑多愆誠有如諭加以
過密之變雖鄉里小人蕭寂低頭過日喬等踈伏徒
如老兔不出窟穴爾當此時也高居雖足想亦當少
損欣樂之趣爾

答烏石山人

翰墨面題

得初夏書茲審起居足下好事無恙幸甚并得見示
墨帖數本輒且開之筆體明媚各態互發文辭亦選
中之雋可以鬪巧始率爾以爲足下墨妙復此新出
及至竟卷審視章記乃知六條西門主書然後變容
改觀不遑省慚吾老眩已然方今朝野蟻慕足下筆
蹟至欲爲優孟已不尠矣而神彩逼真使人眩然疑
足下所作亦當難爾足下好事所及至於斯乎人情
愛肖己者而後足下喜可知也承命跋尾贅附拙語
惟是不佞無鑒於此技足下所悉且門主貴儔王公

海內攸仰而汚下野生青雲路隔雖曰雅尚相忘於道顧惟老朽鄙言何裨萬分縱是自飾供玩無因獻笑是以不敢而已謝之足下墨本四帖願留永珍諸惟亮察

報喜壽侯

拜讀賜教伏審台禧更且奉想時物維新高園改觀君侯暢然遺世之狀宛若仰瞻不任恭喜承貺二物拜謝謹嘗共是遠產佳味但恐野醪之酌不勝茲厚喬老拙依舊又加一年奄奄猶保餘息耳伏惟不煩

尊念餘容近日走謁不盡

答豹隱公子

喬近有寒疾不可以風輟業閉戶間居累日奉讀前所賜書大篇盈牘卒不可盡今且反之覆之以見公子表情不匿至誠所發過以為喬可與語者乃見告以昔嘗貴盛見驕未知臧否遊蕩無度以致清議無幾翻然悔悟自新經年又以其性所好耽學勵行即欲以償前過奈何人尚不信適謂掠美掩醜耳本心不然是為患今且委以所以為解之說喬雖固陋不

南齊書卷之九
足下問幸以所好爲此學周旋閣下已三年矣公子
生平已厭聞之矣公子爲心已厭見之矣因惟是勢
所然然以今視之多不足爲公子患也喬竊聞先侯
當路也海內奔湊朝野窺望門牆者紛然載路苟見
府中之人受其容接謂如罔市利雖遇走隸仰其鼻
息以爲進退者不可勝計當此時公子既已生長膏
腴之中加以先侯所愛心多體怙金塊玉礫所願必
盈往來游讌俠少年所伺所以藉以圖歡左勸右誘
無所不爲亦勢之所必然也夫人年少血氣未定况

豪華所習取財其府縱遂快樂亦人之情尔未爲大
違軌度人亦多恕無深咎者若常人之子比比皆然
至於公子之當初其居既是具瞻所屬非復尋常貴
游之比乃夫浮薄輕躁之徒或有以爲奇貨者或有
榮其賜與名者奔馳相煽東西揄揚衆口所附毋翼
而飛公子所至即狹斜之巷遊俠之窟人無不知於
是公子好遊之名日益盪焉希合供玩之觀日益進
焉而清議所規毀亦益起以至今人隨其初猶疑如
故亦勢之所令然也雖然勢者必有所止流丸止於

百字集四續 卷之十
甌史夫人苟有過而因文以遂者則已過而能改者
民之上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是古人不必無過今
公子既以改勵是可貴已亡羊補牢未以為遲且易
招者人毀也難納者人信也滕文公為世子時未嘗
學問好馳馬試劍雖即位聞道之後父兄百官不足
其為也文公曰是誠在我信陵君在趙與毛公薛公
甚歡盖有所為而雖以平原之賢夫人之親猶乃疑
其妄從博徒賣漿游公子第自寬今公子若畏影者
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則豪舉之客無蹟於門臆

魅魍魎莫能逢旃然則止勢莫如以靜養靜莫如以
學而好學者公子天性也性之所安易以守恒君子
觀其所恒恒乃久久則群疑冰釋不待家置一喙亦
唯於我在不移耳人言何畏是喬與二三子所以得
周旋閣下已三年矣喬未嘗勸人以學何則人各有
所樹立乃以學為有益乎則古今名教人皆自知何
所待乎老生常談乎以為無益乎則安得以此迢迢
無驗者遽奪智效一鄉因以為終身之見者乎唯是
好學者公子天性也以故不鄙下交厚假顏色又其

強志不渝日見其進以為幸而以此所同期其成立亦可以弗畔矣夫喬也陳人雖無補於事幸與二三子不為鄉曲所擯寧可復無毫髮足以禦外侮乎況今公子旦夕所出與交者輦上諸君子左提右挈固當刮目以待公子久矣他日所殖榮不可知也古之豪英之士當其年少壯心所發奔走不顧者多矣及其功成名立騰揚青雲昔者所議反成毛羽且川澤納汗瑾瑜匿瑕大丈夫何乃至以此道路之言為終世之患哉是喬所以為公子解者如此雖然多患則

悔心必深他山之石可以為錯困於心衡於慮安知不為他日玉成之基哉因此務崇其德是又所以望于公子也

南郭先生文集四編卷之九

十公

平安

服元喬子遷著

男 雄仲英輯

書牘

與稻仲明

前日淺州分手行者雖有悽惘之懷吾輩固乘逸興
意氣佻佻決乎進趣顧看足下不得俱遊獨住道側
坐作悵恨棄置之狀皆且為之踟躕屢顧此行也暫
遊雖局斯時少覺黯然既乃取道千壽歷驛至糟壁

一往百里坦途如砥兩畔溝樹荆藁夾路左右莽渺
平常田野耳無山無水絕無當觀者果若所計余則
在輿欲眠白晝瞑行而過從糟壁十里所至刀禰舊
河淤塞成田堤間通渠存已即所蹈地名堤根根者
本也首也自首向尾堤形龍堆蝨蜿於汙田之中往
歲寬保中刀禰諸流決溢東都一帶皆受其災想此
際殊甚可為憫傷今尔不為魚居落安堵長子生孫
皆謂我自然民雖蚩蚩亦應知國恤所由然耳側入
村落東又十里所日之夕矣倩站夫令嚮道遂到並

冢此亦以水衝之地民家有力者墅中並築高冢數
丈植樹或貯屋預備水災猶都下比庫備火村因名
焉云既夜問福田氏居主人欣迎遽作雞黍極意供
具一行之人飽及僕從村醪野肴淳備可喜家翁出
謁頗且知字輒欲多言顧諸子疲歇乃不能盡迴向
唯謹都似尋常村野為作功德飯頭陀僧者吾輩相
眄自喜書生一寒亦自有受供養處乃命詰朝蓐食
則主人懇請欲留為前行故割愛而辭然到明尚猶
聯緣日出而發主人給馬諸子連騎行主人自為導

送二十里餘出幸手驛乃別經堤上行至栗橋過關
航渡大河到岸即古河疆也喬松夾列如入馳道甸
侯所居城邑相望行且齊整乃出北郭從野木斜入
野徑此際亦諸水所委堤防橫道登降而過再航野
渡行至一小驛曰邊屋吾輩七子如出襄城之野遇
亭長問途則曰富吉距此十里而近日莫乃僦夫馬
亭長者富吉主人所識預知吾徒當過奔走速辦而
後不為迷慮徐向富吉至則鄉口森然列栢從橫巷
道町町為大邑居蓋闔村皆石冢氏所占住故不似

他之野里檣檣既而主人舉族整服逢迎攝待甚恭
自門徂堂巨燭照天乃延上堂厦屋連楹供帳施設
拜趨進退遇以大賓而吾輩踈慢為性乃顧諸子未
遑解裝欠伸綻露頗似厭繁禮者時頃供饌食飲訖
始乃寢息明日雨日晏而起追憶前二日天晴氣暖
不為行阻相言為慶至夜莊樹蕭颯宜聽秋雨命酒
賦詩亦到更夜翼日雨晴步涉主人園怪石嘉樹鞠
場茶室率倣都下貴遊家加以素封之居千章之材
園後有主母氏之居過而謁延坐樓上為設茶酒歡

語而還，休止三日，或乃散行近莊。時方收稼，農夫婦子皆出在野，田家之趣與秋晚之景相適，亦足以滌平日囂塵之胸。主人爲吾輩迎歡，勉欲日新。至于會人作舞曲，惟發都已來，未嘗遇山。即望西北，有近山如一盆石，紫翠可摘，不接他高巖。蓋孤山，爾問之，則云太平山道，即往返一日行。云吾輩勝癖復發，乃將適遊。時十月朔日也，夙駕而出，諸子與主人家輩，謹課俱行。老夫亦倚轎，夫爲勝具，行二十里，至麓仰望，不甚高峻，陟數百步，到巔，有古神祠，祠主爲我語，其

肇，昶日月合祀，開創千有餘年。一大神迹也。門前客店比比，乃知人常多遊。山北有古城趾，在昔皆川氏之墟也。逸及山下，塢壘據守之跡依稀，如見山足三邑，今猶存。皆川名北條氏來攻也。嘗患其固，云有客語此事，忽憶足下常好談兵，諸子亦道及若令足下一目此境，扼腕雄談不啻若乃遠望西北，眺日光山，連迴北東，奧常之界，山靄濛然，蓋距二百里許，而遠近大抵此州，渺乎毛野耳。無山林遮目，據輿圖，宇都宮壬生烏山諸城之地，碁置其間，而今極望與夫里

落相點綴乎莽蒼中彼此難分且此日陰曖將雨登
臨興盡雨亦至矣忙不可止南向下山繞麓歷涉山
田大中寺復斜南至巖舟山下路當自東面險上時
已昏黑小雨未歇令前行者多秉大炬進鑿巖爲徑
照視拾鑿痕而陟前者呻後者呼峻不可言卻行仄
行連行紆行有躓者有跳者有匍匐者有超乘者映
火視之熊經虎跑石與人盡爲異物狀余亦下輜拄
筇蹒跚而上幸不甚高盡數百步劣得到頂不覺相
看哄然大笑山鳴谷震此時也山鬼亦應疑畏賊入

有寺安地藏堂宇門廡莊嚴甚新頃來人所信詣采
縵紛綸絕無古色蓋益迎待兒女子之觀乃尔相傳
有奇巖象舟出山上虛臨千丈溪山亦因名焉欲觀
之振炬搜索山中殆遍或途所窮非無焦原之悚終
不能得焉乃舍而去大抵山中皆峻巖所謂石山戴
土者也闇夜以炬探奇極矣入寺前店舍而休乃開
行厨共飲相勞從僕疲者或疑吾輩遇神佛之祠多
不敬今乃冒夜涉險雨亦困矣神誠有知忽與此苦
罰尔不知世之探勝者多矣即有贛如斯者邪是且

爲我獻一奇，乃爾吾輩狂愚，無所不爲，恐操蛇之神，懼其不已也。乃笑而後取道西面，石磴數盤，所蹈雖夷，稍愧俗跡。既下，直向野路，前後連炬，相呼而歸。都人士所不能習，恨不令足下見到館。既過三更，亦復飲而歇。間二日，以初四之日，將發，歸乃圖舟，就下流。出至邊屋，斯干諸流所會，漕船多湊。富吉主人預命船主，艤一漕舶。船主巧意，以囊米、疊床、積炭、苞壁、左右，以帷衣之，覆苫爲屋，中間爲居所。餘囊苞重疊，艤上爲觀樓，儼然一大樓船也。皆俱上船，主人家相送。

至古河而別，既入刀襴，諸大川所入，乃回面目，望其渺漫，漕運銜艫。日下東都，或遇漁村，買魚以供下物。兩岸或有都聚之會，多賴漕作業，各自有步，但時已寒，涸水淺，苦舟不疾，憚其煩勞，且妨遲回，故不能上岸。遍索某某處所，多伏蓬下而過，然安流不阻，泛宅甚穩，眠食自若，不覺身在水上。水行凡三百里，中間泊兩夜，沿流以至江東，俄然覺則蘧蘧然在家，形不動，神游暫亡，自疑變化之極耳。老夫善忘，急乃執筆略紀此游，以貽足下，庶釋前日棄置之憾也。

報東洋山脇君

去歲秋末遠辱簡貺并惠高作新刊之書當時捧讀
既審起居遂復歷冬今已迎春恭喜享福之慶想當
益新顧惟昔年東朝之日乃承辱臨艸茅始接高明
一聞餘論欽仰已深今復奉睹新著之旨英邁風發
一掃中世以來庸陋之習方今昭代文運隆興况
皇京神州之靈固當有如執事一人而出者爾伏惟執
事嚮所相識有吾縣次公大宰德夫議論協同則知
吾黨之學乃有深中執事之意耳因以及喬過蒙不

棄今得與聞名家大論甚大幸也猶且謙虛之至諭
以芻蕘之詢唯是喬之寡聞未涉醫學即刪閱之命
何敢贊一辭至于行文之間好古之識憲章所在高
與議論俱相發且喬老病日加心目昏眊文辭之業
廢落已久而俊傑所筆亦何敢贊一辭一唯敬服時
時伏讀澡灑胷中起發淹病則亦猶親承執事回生
之妙方何其幸也受言藏之爾執事所善望君君彥
呂君元丈每相遇語及執事書編相共爽然快之德
夫已故次公亦以去秋逝今即對諭益悵恨耳喬也

高亨集四編 卷之十
雖有餘息老廢棄物徒愧生存以故去秋之報臯緩
至今幸勿罪焉京製扇謹謝大惠

報子謙

承諭前所供覽與仲明書見返乃清閒之餘讀作下
物過蒙奇賞漫遊狂態偶亦中足下之癖邪頃約宥
山下大會命以念六念八之日期且宜與俱諸子誰
某悉領高諭應即致足下之意乃且并共謀以訂一
日而後報知爾頃來無此大快諸子亦當計日為待
焉吾黨多饒子弟足下所語此興也一聞之雖在命

外不期而會者想亦纍纍如戀母犢爾則方其日必
將多集足下餽糧自若不必為煩固亦與物相忘更
妙

報喜壽老侯

往者每值中秋陪歡桂花樓爾時君侯之方殷也喬
等亦未甚老酒頰海肉拔山高談劇飲顧眄生風今
已君侯隱退喬亦老羸不得數侍間燕昨夕中秋蕭
然獨酌小廬之中醉後念及一唯如夢忽辱書及詩
俯賜追憶之雅恍然作當年之態且併惠以前海之

魚後園之蔬，釣海鋤圃，世外幽事，爾恭惟君侯富有，加以隱趣，益知高居仍舊，清標不污，自樂塵外享福，無疆與夫富貴之子，忽沒勢利者，不可同日而語也。今日風雨如晦，顧念昨夕清夜，忽亦如夢，事變皆已如是，喬雖老極，壯心未死，尚有揮斤八極之情，遭物不足，介駭爾造化小兒，或敢侮予，言此申懷，并上拙和冀賜君侯為一慰懷，餘期拜趨之日，不盡。

報菅道伯

佳節清涼，天氣和適，此日之賞，誠有如諭，唯荒離節

遲菊未報色，陶家之素依舊，無酒忽承嘉貺，菊花厭觀，酒樽愈涎外，及買魚之貲，何念及知我之至也。不佞此日將赴一諸侯之約，迎者待門，但未知高門縣簿落帽之興，不如南山東籬脫巾之趣，先已命開惠酒，對家人採菊，陶然一醉而坐，愉快如何，牽牛種子，既有所收，附上應索。

答鷺湖侯

伏承尊諭，謂近來高作，自覺搭調之下，思量殆迷，竊惟歷衆山，登泰嶽，其進漸高，則既所踏過，反顧覺卑。

自享集四錄 卷之一
九
是自君侯於詩雅好年久覽之益博鍊之益習自見
既高有所不慊也以今想之儻亦博習之餘得無取
法或雜哉亡論盛唐大曆以上即明人滄溟七言律
絕莫不純粹既已君侯所習知也夫詩臨題命意就
興得辭固也而又有以調而得辭從辭而得意者但
不先設意則體亦難立往往雖有佳句主意不貫前
後偏墜難成一篇是詞人所患然替古之功既熟胸
中具一大氣象而後融液鎔化自然之妙發出其間
此學之所得亦應無夫病耳辭已古人所用意亦古

人所盡試以吾詩並誦古人克肖難辨如是而非為
踏襲扞軸成我是詩之所以難也昔有人自患詩格
不覺墮車者物子教之以依調構思得辭作篇先聞
孰盛唐諸名家合作句調而後習此事尔不必先立
意一唯求似古人此亦一道也物子云今君侯所病
亦惟如是救藥如何難虛賜問答以所聞伏乞備藹
蕘之一詢幸甚

報松山世子

頃始辱書貺拜承嘉惠嚮熊華玉傳命撰扁字書榜

呈上素拙作字加以老病手指如椎殊爾劣觀唯恐
污穢大厦汗顏止塞命已忽賜過稱慚懼無措所幸
撰字偶中尊意兼見臺下俯察邇言不棄芻蕘竊聞
臺下據尊貴富春秋而從事書圃道藝之游以充馳
騁田獵之觀古不云乎玉不琢不成器况以象賢之
德鼎居副貳之重維其玉質他日瑟僖之成其可測
哉小人鄙意所以稱願也聊具奉答并謝諸惠

報諏訪侯

拜辱書貺今年春寒殊甚切如剥膚伏惟臺下久居

病牀瞻想爲勞惟是尊貴閭奧厚褥大被玉食和體
獸炭煖坐雖有委蛇不能窺隙宜矣哉雅思依舊篇
什數成盛德之事都無妨害以此仰滄興居無任欣
躍賤人若喬也舊疴未愈加以逆候時已如蟄蟲閉
戶無復蠢動之氣然是且犬馬老羸溝壑之分不遠
甘心奄奄爾所喜者頃已春和凍消物蘓舉首四顧
日暖一日方已擬欲三食之後獨往莽蒼曳筇試步
尋花窺鳥造化雖刻亦不重憎小人易盈是爲怡養
因奉具答併啓近狀不愧獻曝之陋亦以慰臺下俯

百集卷之十
卷之十
十一
憫之勞也。近詩閱上，外偶成諸稿，姑留點檢，尋終業返上。

與仲綠

鄉也。集飲足下，亭可謂勝會，具備矣。數年欲訪足下，居君處北郊，我處南郭而已。風煙一帶，非復各天。唯是病夫以艱行視之道之云，遠猶齊楚，不相及。非日弗思，不能率意命駕。則每以爲恨。頃者賴得假信宿于中途，企望咫尺，步往筇返，行體散懷，適足養病。諸子乘興旁臻，不期爲大會。維暮之春，人懷良辰，動乃

箕畢爲崇，多敗勃興，而其日也。天清風和，且足下幽居不惡，負郭卜鄰，無迫隘囂塵之氣。綠林青郊，俯仰悅目，加以足下躬自褰腕執具，擊鮮調食，殊荷寵待。因茲諸子亦不寂莫，雄飲劇談，樂事踰常。旁使人意氣飄揚，老夫雖復病餘，酒不作限，優游卒日，殊覺曩景之永不復作。迫歸之憂，足下乃云：僕昔與子和諸故人會飲，僕至日夕，必視蚤暮，咸云：方此酣暢，作如許，迫歸之催，敗人嘉興，俗情未除，必被嗤罵。足下所記，既且三十年，邪偶因勝會，追憶往昔，皆已逝矣。一

大夢也。今也歸家以來，依舊蕭然。一臥病夫耳。前蒙訪存，偶亦不在。是為遺憾。集飲之作，士寧見致。伏枕中三復，益歎。具爾難常，爾諸惟足。下至情之所致也。謝不盡言。講時方至，想當冗繁，努力自愛。

報樂山公子

秋水時至，溝澮盈集。此日也。鑑湖臺上，燕處之坐。榮觀無際，方已有吞雲夢之勢焉。奉想之頃，忽接賜教。伏審多祉，超邁高興，不廢果如所卜。欽羨躍然。民若喬也。陋巷下濕，匡坐所容。猶且不能，苦此霑沍。溟濛

過日耳。承近寫上，已入展翫。拙文劣書，踈惡特甚。而謬辱推獎，勤勤不置。惟是臺下川澤之量，雖仰恃納污，顧念適濺電矚，未嘗不慚惶失措焉。諸佳篇拜閱，返上外質問之件，別領命旨。此固當考實，疏釋間，不得不容日姑留待終業乃上。

報秋玉山

頃者貴臨之惠，光寵不諼。未遑走謝，而不罪踈慢。重以華牘之貺，辭采粲然。叙及尔日之驩，使賤家頓生氣象。若素有雅趣者，遂至飄仙醉歸之狀。恍然如見。

何其君子厚假之備也其日也僕父子固當具儲以敬待其奈陋室懸罄薄饌不給唯是君子恕宥之餘謬盡親交之誼強爲之飽且幸依岡君在坐善爲賞會一獻一酬交得大助以得遂一日歡至于秉燭爾至若嘉賞画壁許錫文飾小人閑居固已厭然遽乃不能爲君子揜其醜甚愧甚愧即以未習之拙強學心匠之技手指若椎筆不隨意縱令有胸中之奇何以得盡其所蓄徒使名山汚顏色今乃書及詩以諸所錫朗然嘯詠其間名山響應四壁爲之改觀亦皆雄也不盡

與秋玉山

前已米大夫見訪伏審公行金節所向海陸雖遼期程無阻足下者諸君子從駕于邁之役早已歸藩解裝幸甚嚮所錫覽富嶽記反覆不釋讀之又讀不覺喟然起歎曰是神仙中文也足下乃具凌雲之逸才遊中天之絕境乘虛無歷駭焱迭倒景叩閭闔星宿

雜陳爲之將迎，乃俯顧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猶
之地上，侶耳然後乃將探圖書於東壁之府，補天孫
雲錦之章於七襄之間，此時也，宇宙亦小哉！下視塵
俗爲此技者，蟻垤不啻，斯文章試竒之極，天下之觀
莫快焉。至曰攀中臺，下谷底，嚙太古之雪，嚙石函之
泉，顥氣精英，使讀者猶且神清，沈瀆玉屑，擢雙立之
金莖，漢帝之迂，何足羨哉！僕夙有壯遊之志，而濟勝
無具，以及中歲，不能遂焉。今已垂大耋，何嗟及矣。及
寓目此記，神思飛揚，俛仰之間，若已再升者，亦足下

之賜也。惟是丹臺金匱名山，所秘一爲文人所闕，即
造化之嗇，不能盡閱，恐當嶽神率山鬼爲之夜哭耳。
然以予視之，天地有富嶽，乃始有此記，苟神而不文，
則已。群玉之圃，一題名山，萬古愈增顏色。若夫木華
之神，則固當粲然啓玉齒，爾別後懷足下時，一讀之，
讀之時，又懷足下，今也七月，秋暑猶烈，時一讀之，使
人心蘓骨清，反覆不釋，頓忘苦熱。海西三千里外，想
應同爾，是月也，非足下去歲登遊之時，歟？得無夢寐
跨嶽嚼雪之興哉！記文佳稿，爲賞心不可私近，復轉

送之大川尊者共之餘不盡

報諏訪侯

拜辱書教伏審方此寒候臺下清晏日勝大自慶幸
且承烏山侯巧意所製睡帳帳眉則壺山公施画乃
又見求臺下書贊因拜覽五七絕二首令喬撰其一
比玉雙金拙目爲之所耀茲重委命靜言視之七絕
爲優此舉也諸公諸絕清賞爭競殷富可知画帳眉
并圖式展覽已畢附還奉返

又

梅雨時候陰晴屢變鬱蒸潤溽都不可人伏惟臺下
高敞居體攸安不任仰瞻忽接華簡若披雲靚日何
其幸也向者賜西園之竹小詩以奉謝悃萬一今復
及此事厚假無己拜辱益懼小莊爲時雨所阻不得
屢到但復遣人日問其平安乃報時已生殖心自安
焉耳

與巖邑侯

頃者得侍清讌奉咫尺之歡惟君侯好學緒論及詩
書之義喬退復具論固陋之見今乃供覽餘之玩冀

幸亦備稽古之萬分也已。物子云：古以詩書為義之府，書者帝王大訓，萬世以為道，而其片辭隻言足援以斷事故，謂之義之府者，不亦然乎？至於詩之為義之府，則人多難其解矣。夫古之詩猶今之詩也，其言主人情，豈有義理之可言哉？後儒以為勸善懲惡之設者，皆不得其解者之言已。蓋先王之道，緣人情以設之，苟不知人情，安能通行天下，莫有窒碍乎？學者能知人情，而後書之義，神明變化，故以詩為義之府者，必併書言之已。是先王之教所以為妙也。是言既

明且盡矣。嘗竊細繹其義，蓋後人所以不得詩解者，其本由古先之道與後世之法，其國體所立既已大異也。不惟詩之道也。凡百制度亦復不同，則設教成德之物固有不合也。夫先王有天下，聖人既審重器，不可以獨運為也。乃命建侯樹屏，因分其治，於是乎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五等之尊亦受其職，各以君臨而人君世世繼體之制，不可每必擇其象賢也。禪代革命之外，或有若殷高宗久居民間，勞是稼穡，晉文公外遊諸國，備嘗艱難，惟不可常於是乎。

有卿大夫命士爲之貳以相輔佐勿使過度諸侯有命卿亦天子使吏治其國之遺也然後上下一體手臂相使庶政惟和萬國咸寧不厚其棟不能任重是故自天子諸侯至卿士大夫服物采章尊卑制度其等衰不甚相降崇位所以使其自重也厚祿所以使其自寧也官雖不世祿必世不惟其官惟其人惟其人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命士以上夫既不賤肉食之家生貴之習人情好惡不易通知若不學詩不啻面牆事上令下何以能盡其職悉古之君子

容貌無慢辭氣婉曲若春秋之時列國大夫賦詩相示其志可徵也詩與四教所以不可闕焉歟降至戰國三代之道漸廢然後有扶伏入橐游取相位者況及漢以後自羊豕之間蹈青雲之會升其本朝比比類然是其卑辱奧潔之素何鄙事不能何人情不通固無待詩之教也然既是流俗之至變也詩主人情後人非不謂及其義唯是在乎俗變之世上望尚古之時不惟詩之道也凡百制度所謂先王之道近乎寡要者多矣故雖曰尚古不過視爲文具而已至於

以爲勸善懲惡之設者既不得其解則遁辭以文吾說而已何則凡古今書策所傳事蹟今夫讀焉者遊目而已然覽及一善事可喜展卷未畢欽然希其克終遇義烈可慕雖不與己甚至慷慨攘臂思爲之助若又有覩險惡暴戾之人惡之欲其死謂匹夫爲不善不待刑司吾可得而誅也鄉里小說婦人小子之玩無不皆然人情易動心隨感移以使然也故過目則恍然與昔夢齊爾不云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乎心誠求之孰非誘進之道若以爲勸懲而已

乎雖古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則他豈無觀感之益哉何用風詠主文爲何用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爲而聖人舍彼取此其之設教不亦迂乎今世通知人情之由亦不尠焉然有得則有失惟不可以訓也益知聖人之術其旨妙矣四術固不多而詩配之書居其一其不可崇哉吾邦當今封建之制三代之道可驗也士之子恒爲士况其上焉乎今之詩猶古之詩溫厚和平之教不亦可知乎世有爲曲學曰予聖者言非不信行非不果硜硜然謂君子質而已矣何以

文為以此自守以此教人固既不知先王禮樂之化
 君子愷悌為德則睨睨然在繆繳之中若虎豹在於
 囊檻然後自以為得一見為文章之觀者黜以為玩
 物是無他後世媮薄之俗詞人徃徃有恃才而無行
 華而不實者則有所懲也固哉其人為詩也苟取末
 攻本即聖人之道不能無弊如曰禮者忠信之薄而
 亂之首也言雖危激後世末俗頗有見其驗然先王
 之禮其可廢乎不惟禮已詩亦然已不惟詩已凡百
 制度亦然亦在於其世其人所以用之何如乎爾

南郭先生文集四編卷之十終

補遺

老後贈佐元錫

君是雄風宋玉才披襟憶昔醉蘭臺料知猶愛忘憂
 物俱老相憐長命杯

肥後萱野翁閑居浪華八十壽詞

習家處處浪華濱置酒山翁醉裏春想得襄陽耆舊
 會高年讓齒更無人

惟適園主人中瀨翁今年七十寄此代壽詞

知從樂事長忘老聞倚幽居靜愛山惟適園中無限

南齊集四編
禮道
趣春風猶自入紅顏

暮春白賁野秋玉山及諸君見訪

愧謝相携遠訪來田家難勸濁醪杯春光不隔山中
樹尚有殘花對客開

送野伯修西歸

離筵此處子規啼歸去天涯自不迷鴻雁來時儻相
憶秋風遙附大荒西

題夏月芙蓉圖奉賀豹隱公子四十初度

芙蓉白雪不難攀夏月千秋咫尺間幸對壽筵堂上

色何須遠假彼南山

酬米大夫聞余營白賁見賦寄

賦寄賞心至為稱營野新別來知幾日想及復逢春
村樹堪藏拙農家愜卜隣非君誰得信遠世是吾真
春日白賁野迎樂山公子枉駕分得東韻即
奉和席上之作二首

公子停車馬荒村徑始通開林供野色藉艸醉春風
攜饌宴堪飽行廚酒不空狂花時不吝助興落山中
自識丘園陋敢云歡宴同光臨迎作賁景物即為工

春色照林日花陰掃席風更憑西嶽雪天造望蒼穹

山莊遇春雪

徑曲行愈遠山深暖尚遙寒松凜自若春雪積旋消
淑氣催何處開花定幾朝杳期幽谷鳥重更問遷喬

三月三日鑿水亭宴分得春字

天晴風暖遇良辰鑿水開筵曲水新細艸臨池迎綠
酒輕花泛岸送芳春一觴禊事傳王氏三日幽情似
晉人授簡興酣詩未就徒甘罰酌愧群賓

復守山侯

承辱手書再拜讀之大雪之後嚴冬寒甚伏審尊候
享福不任恭喜猶是間燕之餘俯及下問乃令并拜
二物煖帽藏鮭恤老之愛見於盛賜小人薄劣無任
荷恩之重歲茲徂矣乃圖走謝恐不容日惟是迎春
拜年賀節在近爾萬賜宥恕不盡

題灞山詩集卷末

長門田子恭前已寄書并贈以其詩編曰灞山集者
蓋請鑒裁事也余也老僊極矣病間受讀永日不覺

南亭集四編
卷之四
竟卷詩凡六百餘首體制悉備宮商皆調且其友諸
豪相爲提挈施之不朽可謂盛矣何必假耄夫之言
爲聞之子恭中歲得病謝事夫病在流俗苦則苦矣
而若子恭因病得閑因閑得斯詩病奚可患余廢業
之餘雖復心昏目眩偶同所病不無相憐之感因妄
附此言於卷尾返之亦唯病餘吟嘯爾豈敢鑒裁之
云乎哉

中山詩稿序

柳川立花氏女名玉蘭字蘊香自未笄好學善詩

先是介緣山圓海上人東遙投贄於余尋屢寄視其
所詠令品隲焉既有年矣頃會圓海上人上人乃爲
蘊香出斯集示余余受而披之則題曰中山詩稿蓋
自選也上人因語余曰蘊香父號道印食米中山以
公族通家于國今已適歸國老矣島子家彼此素
既不賤而自幼不染麗靡脂粉之習超然抗志于
流俗之外是其世所希見乎且其父道印翁在也
嘗謂貧道曰詩非我所家且非女子之道固亦不比
丈夫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而渠弄瓦之餘言無所受

生長閨中，獨自讀書，知有唐詩，竭思得斯，雖性所好，其志蓋有在焉。是可憫爾。師則四方之人也，願師爲垂慈念，後每書信必及斯事。其臨沒也，亦慇懃遺言，貧道心未嘗忘焉。其躬已不出闕，足不踰竟，矢詩不多，亦其所也。今斯而可以傳，則子何不圖之。余曰：在昔兩漢有班婕妤、曹大家、蔡文姬，六朝有左貴嬪、劉三娘，唐有上官昭容、宋若照姊妹，併其他名姝婉情，以一事一篇傳於世者，二三踪跡，古今不過數人。若吾邦古之女流，亦以和歌稱於世者，則有焉。未聞

有唐詩世濶如斯，則有是哉。所以希見也。宜矣。父翁欲竒此女，顧惟余老僊極矣。著作之業廢已久矣，亦不能爲之作文，揄揚其竒深，以爲憾。然世旣希見，則其竒自有焉。何復所假會，有乞鐫焉者，遂與上人謀，因叙斯言，以授鐫者，令行之世。

芟荷園初稿序

文章之道，唯才可以恃，與未可也。輕俊之徒，才非不敏，苟無學也，譬猶貧子強學富家，自顧其室旣以懸磬，將何以飾其館。當人之觀哉，不可爲也。唯學可以

恃與未可也。質魯之士，學非不積，苟無才也，譬猶將帥，無方略，雖有三軍之備，將何以指揮行之哉？亦不可爲也。必也學以資才，才以行學，而後始可與言而已。然才屬天性，學在積修，才難學亦不易，不其然乎？況詩與文固異其途，兼蓄并出，難之難也。故遇其人亦希爾。昔嘗初見仲綠於少壯之時，既識其才有餘，即勸之以篤學。於今幾乎三紀，積修有年，蓄聚亦富哉。觀其以運用之才，發之著作之間，煥乎有章，多多益辦。若仲綠可謂兼備矣。今年之秋，中歲而奄逝矣。

惜乎不悉施用其所有，鬱鬱蘊其志而沒乎，亦可悲也。猶幸知其不長，病間手自選擇，其既所爲者若干卷，名曰芟荷園稿，遺之同志。諸子憫然相憐，其志所同，與共贊成。示余乞言，余曰：吾以老病精亡，神散屬辭之思，筆不能復，命欲絕之久矣，而悠悠之徒，是其爲苦而欲學之功也。因乞言不已，必辭以思竭不克，且夫操觚之道，情必有所屬，致必有所至，而後一二或可爲爾。未能遺之懷，或爲或不爲也。不知者徒謂情有厚薄，如惜敝袴，愈辭愈求，轉傳相擾，殆

至厭棄於是乎歎嗟吾之懷自詒伊戚遂至決心廢
 絕峻拒亦極矣今乃一序斯集無所解說悠悠之徒
 如之何咸曰何傷乎子不云乎才學兼全希遇其人
 雖曰後世可畏能繼為仲綠者有幾誰居後之人一
 觀斯集內省苟知為仲綠之難縱不自知復有靦然
 敢乞者乎是非所慮焉憊憊不已余曰然吾老矣不
 幾見矣諸子志之既已絕筆矣今尚一言之顧非夫
 人之為言而誰為噫

補遺 畢

南郭服夫子墓誌銘

於戲是歲何歲寶曆己卯夏六月二十一
 日故處士南郭服夫子卒壽七十七門人
 卜某月日葬于萬松山中少林院哀哉其
 嗣名雄者赴余且屬之誌銘曰先人蒙公
 子虛左之遇久矣今也就木焉而先人常
 命孤曰吾圖人後事多矣每臨筆硯有伯

啗之慚一介腐生至微至賤無咎無譽固
分爲世棄物吾沒之日爾慎勿貽伊慚於
人幸有集之遺千百歲而知者知我於我
足矣雖然豈使彼輩如者爲所不知何人
於孤意安而從之乎欲狀之事先人爲人
凡百行事未嘗一言對妻子家人語之自
少而然往歲雄舉一女先人曰先我之生

若干日家人始知生日九月念四他豈得
知而狀乎唯其先尾州津島七黨之一曾
祖父某徙越中高島父諱元矩者又移京
師山本氏爲母生于天和癸亥之歲生而
十四來于東都後三年事柳澤侯後十八
年致爲臣而退爲雄也母者云之孤不肖
不知所裁伏乞公子遇吾先人有終爲孤

圖之余慘然對之曰孝子雄以吾從縣
官肺腑之末爲制所拘不得負笈門下幸
時蒙眷顧之惠擁琴樞趨韶音在耳何日
忘之今聞吾子言追憶高風夫子誠其然
乎夫子於經術述而不論曰吾受業徠翁
今日所授則昔日所受也遵奉唯謹或問
之以當世之事則哂曰縫掖之徒不知事

務沾沾對人以空談自喜何異蹇人謀道
吾不敢是所謂善易者不論易者歟蓋其
奧所蘊終世雖從遊者不能測之宜妻子
家人昧其平日之狀也夫子德業不可得
而稱余不佞豈敢置一辭乎且夫子待他
人言以顯于後者哉物門之學風靡天下
夫子與有大造固無論矣以余視之我

邦自有斯文立言之業能執其左契經緯
橫出煥乎洋洋具體而大莫盛於夫子顧
隆世氣運所釀天實成之以華大東百
世軌于斯文乎率土之濱問南郭服夫子
何爲者雖五尺之童答以天下文宗口碑
莫尚焉而吾子所屬亦有不可以已者姑
記與吾子言者係之以銘可乎雄唯唯夫

子姓服部氏諱元喬字子遷南郭其號也
娶井出氏生三男五女今唯三女存焉其
所著作皆行于世雄字仲英弱冠師事夫
子夫子晚配其季女承後能傳家學文采
頗有夫子之風亦歡于余云銘曰
鳳於飛毛羽異翔千仞德亦至吁夫子秀
而粹邈于古出其類若嶽立盛斯事仰彌

服部小右衛門著

寶曆八戊寅夏六月日

江都 書肆高山房

小林新兵衛梓行

010190524383

高功之次鳳兮章可以比斯絢者參天地

風於飛子從四位下侍從源賴順撰

臣高元碩謹書

元碩

高元碩

高元碩

高元碩

48-13432

